

目录

CONTENTS

2025年冬季号（总第97期）

编委会主任：李修文 古新功
编委：李修文 古新功
申东辉 曾怡
蔡家园 沈小群
主编：蔡家园
副主编：彭霞
编辑部主任：王桐贵
责任编辑：张亦扬

编印单位：湖北省作家协会
编辑：《湖北作家》编辑部
刊址：武汉市武昌东湖路
翠柳街1号
邮编：430077
电话：027-68880630
传真：027-68880650
E-mail：hubeizuojia@163.com
印刷：武汉鑫佳捷印务
有限公司
装帧设计：武汉艺唐广告
有限公司
发送对象：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印数：4800册
准印证号：(鄂)4200-2025187/连
印刷日期：2025年12月

湖北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特别关注

- 4 湖北省作家协会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 6 欢聚长江边 2025长江文化艺术季 | “湖北文学之夜”璀璨上演
- 9 “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研讨会举行
- 12 2025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湖北宜昌闭幕
- 14 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赴牛河林区调研指导乡村振兴工作
- 1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代表团来湖北省作协开展文学交流座谈
- 18 2025阅文创作大会在光谷举行
- 20 湖北省作家协会举办2025年党务干部培训班

本期聚焦·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

- 22 地方性写作的活力与限度/徐刚
- 25 文学经典的地域性/周明全
- 28 地域性与开放性/梅兰
- 31 在流动与重构之间/陈国和
- 34 长江文化视域下湖北诗歌地域美学的生成/刘波
- 37 以长江为钥，叩响地方心门/吴佳燕

创作心路

- 40 九个故事，九面镜子/万雁

46 初心如磐，文心永攀/黄荣久

51 文学，是我的“九五之尊”/金春

序跋选粹

54 让古人“嗨”起来 让古籍“活”起来/毕志伦

作家访谈

58 让诗歌发出时代的声音/阮仲谋

作家印象

69 故土深处的回响/蒋经韬

新作快评

75 川江之上的历史回声/叶梅

80 让文学活动真正成为文学的组成部分/李筠

会员茶座

92 宝塔大道焕新颜/陈训金

96 又见“大地”/陆令寿

100 花朝故事/魏晓霞

八方文讯

106

新书展台

112

封二 2025长江文化艺术季闭幕式

封三 作家风采·万雁

彩页 湖北文学在行动

湖北作家

2025年冬季号

总第97期

瞭望湖北文坛的窗口
沟通作家读者的桥梁

湖北省作家协会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10月27日上午，湖北省作家协会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主持会议，并对省作协深入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提出明确要求。

会议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以及人民日报社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学习并传达了中宣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24日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

在学习和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即将胜利完成“十四五”主要目标任务，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擘画发展蓝图、规划实践路径、作出战略部署，是接续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庄严宣示，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战略意义。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

神，是省作协和湖北文学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必须抓紧抓好。

关于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古新功同志强调，一是要迅速掀起省作协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热潮，党组领导干部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认真抓好分管部门学习贯彻，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全面系统学习全会精神；统筹网上网下资源，向广大文学工作者对全会精神开展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解读。特别是要聚焦文化强国、文化强省建设目标，激发全省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二是要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穿到作协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要在加强对湖北广大会员、作家的政治引领上下功夫。把全会精神贯穿到各类工作会议、文学活动和作家培训工作中，引领我省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三是要坚决完成好全年工作目标任务。各部门要对照年度工作要点，盘点年度工作，做好工作统筹与推进，敬终如始、善始善终，高质量完成全年工作计划，在“十四五”收官之年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四是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上下功夫。作协干部要提高干事创业的能力，强化工作作风，密切联系作家、积极帮扶基层，细致周到、协同协作，为推动湖北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

欢聚长江边 2025长江文化艺术季 | “湖北文学之夜”璀璨上演

当小说中的主人翁朗诵着书里的句子、书籍中的人物与获奖作者同台领奖时，当台下观众一起挥舞着手中的点点星光灯……这一刻，“长江文脉 源远流长”的感觉被具象化了。

10月18日晚，作为2025长江文化艺术季子活动之一，由中国作家协会、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北省作家协会、湖北大学联合主办的“遇见长江”文学周——“湖北文学之夜”在湖北大学礼堂璀璨上演。

本次晚会以“青春江河·文耀荆楚”为主题，打破文学盛典活动的仪式化框架，通过音诗乐舞、情景演绎、影像灯光等多元艺术形式，融合科技与艺术，呈现了一场文学与青春交相辉映的视听盛宴。

“长江文脉”的青春流传

活动现场发布了第二十二届新青年小说大赛、“荆山楚水·荆风楚韵——笔尖上的湖北”主题征文优秀作品，全面展示了湖北新大众文艺

创作的崭新气象和青年作家群体的蓬勃风貌。

当晚，中国作家协会、省委宣传部、团省委、省作协、湖北大学等有关领导，省内外高校负责人以及来自长江流域13个省（区、市）的作家、评论家齐聚江城，共襄盛举。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琚朝晖出席当晚活动。

湖北文学之夜以文学为媒，凝聚起青年群体的创造活力，传递出荆楚文化的独特韵致与时代担当；以长江为脉，构筑起推动长江文化交流、展现中华文明魅力的重要平台，成为湖北省深入实施文化创新战略、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生动实践。

文艺表演与颁奖融合 打破舞台和书籍的界限

晚会以暖场专题片《长江：文学之河》开篇，循着江流脉络展现长江与文学的相映相生，带领观众沉浸感受“长江是文学追梦人的追溯与召唤”。在序章《江河所赐》中，舞蹈与编钟古琴交织，诗歌与影像交融，荆楚文脉在光影中流淌。

整场晚会分为“江天激浪”“沃土生华”“星河弄潮”三大篇章：上篇聚焦青春创作，节目《少年》《破茧寻光》《青春的N次方》展现青年文学的理想与力量；中篇描摹荆楚烟火，《这方烟火》《巴东的冬天》等节目以生活温度映照文学深情；下篇彰显文脉传承，《追光》《代表作》《灯火里的中国》以诗乐舞形式致敬先贤、歌咏时代。现场颁奖与表演交织推进，在《长江之歌》的合唱声中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展现了新时代长江流域青年作家的精神风貌

据了解，晚会现场发布的获奖作品中，由湖北省作家协会、湖北省

学生联合会和湖北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二十二届新青年小说大赛共征得稿件352篇。经评委评审，湖北大学杨琴《遇山》等5篇作品荣获一等奖，8篇作品荣获二等奖，10篇作品荣获三等奖；武汉大学等8所高校获“优秀组织奖”，吴昊琳等8位教师获“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遇山》讲述27岁辞职的徐远宁，乘火车硬座赴成都散心时，与大三女生曾安因晚霞相识，结伴开启散心的旅程，对“催婚”“辞职”等社会议题进行了现代青年式的探讨。《蝴蝶的尖叫》通过讲述西南边境小镇中，姚瑶被传“红颜祸水”，何奶奶将她隔离隐居，“我”是她唯一的童年玩伴，最终姚瑶“羽化成蝶”的故事，探讨了女性成长议题。参赛作品的立意都非常新颖、笔触鲜活，集中展现了新时代青年作家的精神风貌与文学担当，呈现出当代高校文学创作的蓬勃气象与青春风采。

由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荆山楚水·荆风楚韵——笔尖上的湖北”主题征文活动自启动以来，吸引全国文学爱好者踊跃参与，共收到投稿1842篇，经专家严格评审，最终评出一等奖4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20名、优秀奖50名。作品体裁广泛、风格多样，涵盖生态文明、乡村振兴、城市记忆、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生动书写新时代的荆楚故事与人民心声。

青春与江河同奔涌，文学与荆楚共璀璨。此次湖北文学之夜以“节目为体、文学为魂”的创意设计，让颁奖成为故事的延伸，让文学融入舞台叙事，实现了文学影响力的跨界表达。

这既是长江文脉的生动传承，也是青春文学力量的一次集中展示，更是湖北文学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服务文化强省建设大局的集中展现，为湖北文学“为人民书写、为时代放歌”注入了新的青春能量。

“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研讨会举行

10月19日上午，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与湖北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长江文学周”系列活动之“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研讨会，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狮致辞时说，长江不仅是一条地理河流，更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文化长河和精神纽带，承载着中华民族从巴蜀到江南的集体记忆和地域智慧。研讨会聚焦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正是要回到这片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沃土，探寻文学创作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坚守本土经验，彰显地方魅力，从而更好讲述中国故事，赓续中华文脉。

湖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致辞时说，地方性写作，是长江文化的重要表达形态，不仅书写一



方山水风物，更映照一地人民的情感与精神。湖北地处长江中游腹地，是长江文化的核心区域，荆楚文化与红色文化在此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气象和创作资源。本次研讨会旨在汇聚学界与作家界的智慧力量，深化地方性写作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推动长江文化的时代转化与创造性表达，助力湖北文学高质量发展。

会议由湖北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长江文艺杂志社社长、主编蔡家园主持。

《中国作家》主编李云雷说，长江文化和地方性写作这两个关键词，是对现在的写作的一种拓展，“因为我们现在的写作，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受纯文学观念的影响，比较倾向于写个人的生活，写日常生活，写私人生活，这在当时也有它的合理性，也拓展了文学范围，但二三十年这么写下来，写作的范围和作家格局会慢慢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地方性写作，提出长江文化，这有助于我们拓展视野。把个人写作、日常生活写作和整体性的中国故事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扩展，可以让作家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

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波提出，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写作，要警惕一点，“书写长江可能很容易陷入纯粹的地方性书写困境，尤其是将长江作为一种意象，可能会陷入同质化，或者一种陈词滥调，读多了之后我们可能会产生审美疲劳，因为很多人书写长江，就像我们写大海一样，往往会不自觉地使用宏大抒情笔调，这样可能会让写作变得空泛。同时可能要警惕让长江变成一种单纯的符号，只要写长江就是各个城市和长江相关的风景，可能落入一种标签化的窠臼里面。”

如何才能更好地书写长江，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阳燕提出：第一，

不能够把长江当作一种符号化的抽象的空洞地去写；第二，不能够奇观化、景观化；第三，长江的源远流长使它凝固不动的，即便是文化，也是处在不断变化当中，在当下今天的时代里面，创作也有更多可挖掘的空间。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叶李提出，开放而丰富的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可以基于“河流作为生命体”的“河流伦理”展开书写，可以利用历史事件，探索地方记忆如何在现代叙述中被保存和重构，可以关注长江流域的交通、移民以及生活和文化上的流动带来的文化混杂、身份流变等。

学者们围绕地方性写作的理论内涵、长江文化的精神标识如何赋能文学创作、新时代地方叙事的创新与实践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周明全、徐刚、梅兰、程韬光、李宗芸、吴佳燕、李汉桥、周聪、王仁宝、窦金龙、蔡俊、李海音、徐迅、余存哲、韩明明等专家相继发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陈国和教授作学术总结。他表示，研讨会上，各位专家一方面针对长江文化相关创作，从诗歌散文一直谈到当下的创作，另外一方面更多把文学地方性写作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来进行考察，建构丰富了长江文化的内涵。

2025 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湖北宜昌闭幕

2025 长江文化艺术季闭幕式 30 日晚在湖北宜昌举行。电影工作者、文化学者和各界嘉宾相聚峡江之畔，共同见证电影艺术与长江文化的璀璨交融。



2025 长江文化艺术季闭幕式在湖北宜昌举行(无人机图片)

周星亮 摄

2025 长江文化艺术季以“勇担支点建设使命 打造长江文化高地”为主题，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指导，

湖北省人民政府、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于9月12日晚在武汉启幕。

艺术季期间，共举办了12项主



活动展现中国电影人的文化传承(无人机图片) 周星亮 摄

体活动，涵盖美术、摄影、影视、音乐、文学、文博、学术交流等，包括“点亮长江”艺术季开幕式、“映像长江”电影周、“视听长江”网络传播周以及“唯见长江”艺术季闭幕式等，系统呈现了长江文化的时代风采与艺术魅力。

当晚的闭幕式上，还举行了“2024-2025年度中国电影大数据暨电影频道M榜荣誉之夜”活动。活动以长江文化为线索，串联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现场，设置了“序章·唯见长江来”“文脉之章·共饮一江水”“重器之章·高峡出平湖”“时代之章·光起大江流”4个篇章，其中穿插了10轮30余项荣誉颁发、13组文艺节目及多个特别环节。

宜昌是三峡工程和葛洲坝水利枢纽所在地，有“世界水电之都”之称。近年来，宜昌通过打造中国长江三峡国际旅游节、全球旅行商大会等平台，推动屈原文化、非遗代表性项目等本土优质文化资源走向世界，累计吸引全球超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关注与参与，提升了文化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赴牛河林区 调研指导乡村振兴工作

10月23日上午，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带队赴丹江口市牛河林区调研指导乡村振兴工作并看望驻村工作队。丹江口市政府党组成员王剑平，对口帮扶丹江口乡村振兴省直牵头单位——省国资委驻村工作队队长李霖参加调研。

调研组一行实地察看了牛河林区“丹江鲇”标准化设施渔业示范基地项目、五谷庙村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项目规划及进展情况，调研省作



协产业帮扶项目及村组道路损毁情况，并与林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村“两委”干部、省作协驻村工作队进行座谈交流。

古新功指出，在丹江口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在林区党委的直接指导下，五谷庙村班子面貌

焕然一新，发展思路清晰，项目建设成效显现。特别是市委市政府对于五谷庙村千岛画廊文旅重大项目建设规划起点高，设计宏大，推进有力，未来发展充满希望。他要求，驻村工作队和



村“两委”班子要紧抓发展机遇，在班子建设、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团结稳定等方面持续用力，建强支部战斗堡垒，提升治理能效，推动乡村文旅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强化项目统筹，积极争取资源、政策、专业化帮助，动员和培训村民共同参与，更广泛凝聚乡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合力。省作协将继续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一如既往配合支持镇村开展工作，积极营造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浓厚氛围，为助力牛河林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贡献力量。

王剑平同志代表丹江口市委、市政府对调研组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从守好一库碧水、培育特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加强队伍建设等四个方面，提出工作要求和建议，并希望省作协发挥文学优势，帮助丹江口市讲好乡村振兴故事，传播基层实践的好经验、好人物、好故事，在旅游规划、产品设计等方面给予专业指导、智力支持，协助衔接各方资源，引进优质项目，共同推动丹江口乡村振兴事业迈上新台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代表团来 湖北省作协开展文学交流座谈

2025年10月11日下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代表团在第五师双河市市委常委、副政委、宣传部部长郭晓军带领下，一行5人，来到湖北省作协开展文学交流。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李府平、省作协在汉党组领导及相关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蔡家园向新疆同志介绍了湖北省作家协会的历史沿革、组织架构，并就近年来省作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润疆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开展文学润疆、文学润博和文学润师市工作情况作了简要通报。

会上，第五师双河市市委常委、副政委、宣传部部长郭晓军首先代表第五师双河市委、市政府向湖北省作协长期以来给予第五师双河市文学事业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一直以来，湖北省作协高度重视对口援疆和文化润疆工作，为第五师双河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文化支持。他希望，同湖北作协加强沟通联络、回访交流，加大精品文

学创作、人才培养培训、采风交流等方面合作的频度、深度、广度，携手共创两地文学事业新的辉煌。

随后，第五师双河市文联主席孙锋就第五师双河市文联基本架构和文化润疆工作、文学创作活动等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



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对第五师双河市代表团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对第五师双河市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他表示，湖北与五师相隔万里，却亲如一家。湖北省作协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实好中国作协关于文化润疆工作的工作要求以及湖北省委关于对口援疆和省委宣传部关于“文化润疆”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与第五师双河市党委宣传部的沟通交流合作，组织两地作家，开展“走兵团、看兵团、写兵团”采风创作活动，让更多的湖北、五师作家实地感受新疆五师的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推出更多体现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经济繁荣的优秀作品。积极搭建平台，推动两地作家加强沟通交流，在人才培养、作品发表、研讨交流、项目谋划等方面打造平台、提供帮助，共同讲好新时代民族团结故事、国家发展故事。探索加强重大主题创作合作，用活用好两地文化资源，共同推动新时代文学工作和“文化润疆”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2025 阅文创作大会在光谷举行

10月16日上午，2025阅文创作大会开幕式在光谷举行。在这一阅文集团年度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行业盛会上，阅文集团发布“创作合作人计划”“全球潮玩共创计划”，推出行业首个能深度理解千万字网文的AI应用“妙笔通鉴”，邀请千万用户、作家等产业链伙伴共创中国超级IP黄金时代。

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高级副总裁黄琰，副总裁、总编辑杨晨；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赵理富，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武汉市委常委、东湖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沈悦，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杜健梅出席活动。

2025阅文创作大会由阅文集团主办、艺画开天承办，以“向光而行”为主题，设置了主论坛、专业分论坛、创作者采风等环节，汇聚超500名顶尖创作者，以及动漫、影视、短剧、衍生品等头部企业代表。

沈悦向出席活动的作家、企业家代表表示欢迎，表示本届大会既是

阅文集团成立十周年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光谷与阅文携手推动科技与文化融合、共建IP生态的新起点。光谷将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产业优势，出台微短剧产业发展等专项支持政策，进一步加强产业链协同，推动AI技术在创作、IP运营等环节的深化应用，构建“科技赋能、文化增值、产业升级”的循环生态，努力打造全国科技文化产业发展高地。他向创作者们发出邀请，多到光谷转一转，与光谷携手，推动更多好故事从光谷出发、奔赴全国、走向世界。

阅文集团是中国网络文学与IP生态的领军者，构建了全球最大的网络文学生态，跑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IP开发模式。今年6月，阅文数字内容产业基地落户光谷，为作家和优质IP提供从创作到孵化的一站式服务。

根据大会发布的两项战略计划，阅文集团将全面布局漫剧生态，通过开放精品IP、设立亿元专项创作基金、构建全链路合作体系等方式共创短剧与漫剧。在衍生品潮玩领域，面向全球招募顶尖创意力量，进行原创潮玩IP孵化及阅文IP的形象化创作，打造文化消费新生态。



湖北省作家协会举办2025年党务干部培训班

10月23日至24日，湖北省作协举办2025年度党务干部培训班，省作协党组成员、厅级干部、各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部分党员参加了培训。此次培训班旨在为聚力支点建设，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全面提升机关党务干部的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履职能力，锻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知纪、明纪、守纪的党务工作者队伍，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

10月23日上午，培训班在省作协二楼会议室举行开班式。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向斌在开班式上，以“固本强基筑堡垒，凝心聚力建支点”为题授课，从“认清重大意义，扛牢基层党建使命担当；把握重点内容，建设坚强基层战斗堡垒；探索‘新活实’路径，抬升高质量党建工作标杆”三个方面，对“如何抓好基层党建，服务支点建设”这一重要命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生动地讲解，特别是对省直机关四个“红旗党支部”风采的展示，为参训学员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基层党建工作范例。

受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同志委托，开班式由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申东辉主持，申东辉在总结时说，向斌书记的授课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理论的高度和现实的温度，让我们对基层党建工作，特别是如何做好支部工作，提升党支部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有了更立体、更系统的理解和把握，为我们进一步提升党建工作能力和水平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他强调，全体参训人员要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党建与文学事业深度融合的实际成效，推动湖北文学高质量发展。

本次培训以集中授课、支部自学、参观践学、知识测试等多种形式开展。当日下午各支部围绕“铭‘纪’于心严律己，建功支点我争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党员们深入学习党规党纪知识，积极交流研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作为中心发言人，结合工作实际谈认识、讲思路、谋举措。

10月24日上午，机关党委组织部分党员代表赴省档案馆花山新馆参观“砥柱中流——湖北抗战档案文献展”。在珍贵的档案文献与历史影像前，大家重温湖北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深刻感悟伟大抗战精神，进一步筑牢理想信念根基。下午，全体党员开展应知应会党规党纪知识闭卷测试，检验学习成效，以考促学、以考促纪，推动党规党纪入脑入心。

两天的培训结束，参训党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内容务实、形式多样，既深化了理论认知，又提升了实操能力。下一步，将以更加坚定的政治自觉、更加严实的工作作风，把培训所学运用到支部建设与文学工作实践中，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湖北文学事业发展，为湖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建设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贡献文学力量。

地方性写作的活力与限度

■ 徐 刚

今天的当代文坛，正在见证地方性写作最激动人心的蓬勃热潮。从“新东北写作”到“新南方文学”，从“新浙派小说”再到“新北京作家群”，间或“新海洋文学”与“长江流域文学”，层出不穷的新概念与新提法，令人目不暇接，亦令无数的“地方”蠢蠢欲动。这种火热的态势不禁令人惊呼，当代文学正在迎来新的“军阀割据”时代。

地方性写作的繁盛活力背后，体现出的是媒介对于文学事件命名的普遍焦虑，他们与业内人士一道，都在期待给一潭死水的当代文学注入新的活力。然而，其中也显而易见地存在着诸多问题。就拿如火如荼的“新南方写作”来说，以地方为方法，最大程度地捕捉和放大地方性写作的“离心力”，其“主权”和“版图”的伸张之中，或许也蕴含着地方对抗中央的幽微心态。一个不容漠视的问题在于，为何提“新南方”，却不提“全球南方”？我们是否忽略了倡导者略显复杂的政治背景。或者坦率而言，这不仅仅是一种基于对“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关注，其后现代的

微观政治背后，或许还包含着秘而不宣的地缘政治。这也正是看似“无用”文学，其难以忽略的文化意涵所在。

与此同时，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在于，今天的地方性写作正在面临着诸多挑战。正如我在《“新北京作家群”：总体性消失之后的文学图景》一文中所言的，高度的流动性，早已成为今天不可忽略的文化事实。作为上世纪80年代建构起来的一个极具标志性的地域文化概念，老北京人津津乐道的“京味”，与彼时同样蔚为大观的“津味”，以及崛起于三湘四水的“湘味”，弥漫于苏州小巷的“苏味”，或者更多具有地域风情意味的“汉味”“川味”“陕味”等，都曾给当代文学创作带来了难得的活力。然而如我们所看到的，高度的流动性所带来的显著变化在于，土生土长的地方作家正在变得日渐稀少，在多元共生的年轻一代人这里，他们不再对弘扬地域文化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因此，从地域文化书写到地方性写作，这里所透露的时代讯息或许在于，一种古典意义上的地域书写正在消失。这也难怪，现代的流动性，本就是对古典主义上的地域文化的巨大的颠覆和腐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今天我们重新召唤一种业已消失的地方，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实现一种文化的抚慰，抚慰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乡愁。如果说古典主义的地域文化写作，是与地方文化紧密相连的，具有文化的整体意义，那么后现代的地方性写作，则势必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这也使得今天的地方性写作，正在沦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表演或身份表演。并非自然生发或流露，而是“表演”出一种地方性，已然成为许多作家孜孜以求的创作目标。在这背后，其文化诉求其实也不难揣测。如人所见，“非遗”和“文旅”正是今天地方政府最为关心的两大主题。于是，“地方性写作+非遗”，以及“地方性写作+文旅”，顺利成章地成为今天的地方性

写作势必会倚赖的重要方向。

谈到地方性写作的限度问题，不禁让我想到东浩纪的名著《动物化的后现代》，这本书一直被网络文学研究者奉为经典。该著作对“御宅族文化”中使人产生“萌”的角色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他们共同使用了一种“萌要素数据库”。故事的生产者可以随意撷取这些萌要素，组合成一个新的“萌”角色。当一个极具魅力的新角色被创造出来时，其中新的萌要素又会被拆解出来，改变数据库的

构成。今天的地方性写作，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这种让人怦然心动的“萌要素数据库”。什么是最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什么是最能抚慰乡愁的地方元素，其实也有一个大致相似的数据库，在写作的过程中只需从数据库中自由撷取某些元素就能构成一种地方性特点。而新的文化元素的引入，又能不断充实这个数据库。换句话说，地方性写作有时也会沦为某种角色消费，这个时候，写作就偏离的正常点的轨道，角色开始变得比故事更加重要。如何对抗这种数据库写作的思维，如何将地方元素有机融入到叙事之中，同样是地方性写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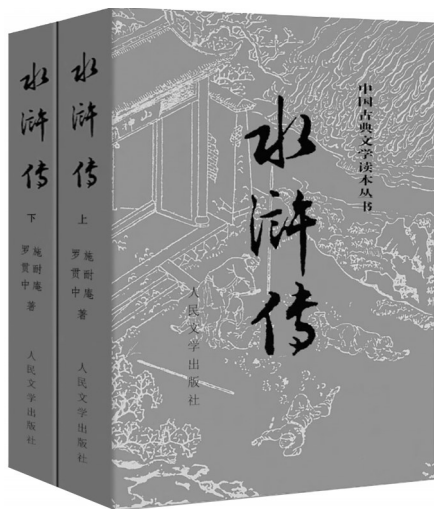
文学经典的地域性

■ 周明全

多年前，看到一位中国当代的地域性作家的作品，那片土地上的甜酸苦辣，让我像是品尝到家乡土地的气息和味道。这让我很吃惊，少年时候的家乡，我劳苦的母亲和父兄，不也是这样吗？所以，我们今天讨论文学的地域性，我似乎有些亲身体会。

有历史学家说，中国两千年，是一个不变的循环社会，弄来弄去什么都没变。我却认为，变是有的，而且一直在变，没有停歇，这就是大家都热爱的文学。我们中华民族，可以骄傲的，大概就在这一点上，即描绘历朝历代各个地方上层的那些头晕脑胀的事儿，特别的丰富。所以地域性是我们文学的特长，在世界上几乎独一无二。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的统治者似乎就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派人到民间搜罗民歌俚语，然后由文人来整理。孔夫子就干过这事儿。只是整理上有了个人喜好，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更文学化了，坏处是让以民歌俚语的地域性在诗文中的体现，相对弱了好多。唐以后，诗歌大为兴盛，写好一首诗就

能当官。杜甫有一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透露出杜甫想当官的短板。风俗是什么，就是地域性。所以中国古代文学的地域性从它诞生之初，就是头顶反骨，和一统天下的统治者不是一个调儿。特别是进入到元明清，文学的样式丰富了，地域性也进一步扩展了开来。元时蒙古族统治，各种地方戏曲一下子起来了，为什么啊，就是借着各种地域性的陌生感和生动性来表达不满。再后来以小说、散文为主要体裁的文学兴盛之后，地域性的分化就更大了，特征也更丰富了。明清时期，北方尤其是以山东周边区域的地区，小说成就最高，无论《水浒传》《金瓶梅》，还是《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都带有明显的山东一代的地域特征。四大名著能成为经典，自然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一个无可回避的原因，就是这几部小说都体现了较强的地域文化特征。晚清民初的南方尤其是上海，无论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还是后来的《海上花列传》，还是鸳鸯蝴蝶派或张爱玲小说，也都具有非常强烈的南方特征。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成为新的政治中心，三支作家队伍（茅盾语）进入北京，又快速地接受到苏俄文学的影响，以北方为中心的写作，得到了强劲的发展，涌现了如“荷花淀派”孙犁、“山药蛋派”赵树理等书写北方地域特征的优秀作家。



汉、唐、宋代的诗歌，主要围绕首都书写。到近代，经济带动了地方性的写作。晚清民国这段时期，中国文学看上海，就是因为上海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所带来的地

域书写的变化。那一时期，上海小说的多元发展，带给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诸多可能。建国后加之海上的文人北迁，北方多接受苏俄文学的影响，也带来如《创业史》这种有北方色彩的小说连续出现，一直延续到90年代后来的陕军东征。回到今天讨论的主题，长江流域到近现代，似乎没大作品出现，很遗憾，就像李劫人《死水微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那种层次的作品也不见了。原因就出现在这些地方的作者，缺乏有特色的地域性作品。

这里我有个看法，地域性写作，尤其近二十年，随着网络文学的出现，我们非常遗憾地发现，地域性语言、方言在文学里逐渐在消失。文学若只剩下单一的普通话书写，这就显得太单薄了。普通话书写，好像只是文学写作研究室里的一个切片，无法构成一个整体的多元的文学生态。普通话书写，使文学写作中那种茂密的地域性生态不存在了。

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也是我今天想就文学的地域性说几句感觉的主要原因。前面说过，将我吸引到文学里的，是一个地域性作家，他的笔名叫老村。他的作品，尤其是陕西一带的方言土语、唱腔、戏曲，如宝藏一样在《骚土》里闪闪发光。老村还在方言写作里发现，使用古汉语、古语和地域性语言，对小说的品质，语言的感染力，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叙述的丰富，具有非常重要的稳定性作用。它犹如我们人类的DNA，无论时间如何进化，它依然让人是人。

可以说，地域性写作最看重的是方言写作。或进一步说，写作中的地方方言、土语的运用，是文学，特别是小说，除了文学性之外的另一种特征。历史上，能成为经典的大作品，一定是带有地域性的作品。一句话，没有了地域性，生活的气息就不会完备。生活气息上欠了，能成为好作品吗？不可能。

地域性与开放性

■ 梅 兰

随着人文主义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发展，在列斐伏尔、福柯、索亚、雷蒙·威廉斯等理论家的推动下，空间从一个普遍、客观、均质、静态的容器变成通过人类行为生产出来的具有丰富文化涵义的场域。相对于抽象、超然的空间，段义孚、雷尔夫、吉尔兹等人认为“地方”是相对于全球化的具有根植性的排他性经验，强调人与环境的主体间交往。在全球化时代，这种稳定的地方性受到了挑战，同时出现了地方的无地方性，以及流动、开放、多层次的地方性。当下的地方性因此有两种涵义，一种是根植于地域文化的地方性，另一种是流动开放的地方性。

长江流域的地方性写作正是一种兼具地域性与开放性的地方性写作。当人们把地理空间的长江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就是一种文学地域性批评。历史上，作为特定地域文化的长江流域文化，可以与黄河流域文化形成对照。后者孕育了高度发达的北方农耕文明，产生

了乡土社会和差序格局。而长江流域的山地、平原与沼泽等多种地貌及经济形态，孕育出与中原地区有差异的稻作文明。在文学中，长江流域也分享着同一种文化记忆，它是海上明月、江湖泛舟、竹林呼啸，是桃源归隐、小桥流水、桂香浮动，是中国人的怀乡梦。

同时，作为一种文化实践，长江文化视域颇具张力，因长江流域文化本身是多元的，从上游的青藏文化、巴蜀文化到中下游的荆楚文化、皖赣文化、吴越文化，每个文化区域的发源、发展、繁荣时期都不同。从个体经验的地方性来看，长江文化的流动性、多样性，体现了一种去中心化的文化形态，是地理批评的倡导者韦斯特法尔所说的越界性。当横贯中部的长江将中国与世界连接，长江文化本身意味着开放、包容，是面向世界的不断进取、创新的当代中国文化符号。以开放性视角理解长江流域的地方文化，才能深刻理解从青藏高原到长三角地区的文学写作的差异性。

近年来，地方性写作呈现为一个具有争议的场域，出现了“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文学新浙派”“新北京作家群”等诸多概念和批评热，也有批评家把这归结为事后追封或概念策划，比如“新东北作家群”是“不断地征用近年涌现的优质文本来论证其有效性”，显然批评者焦虑的是地方性概念所暗示的意义生产的狭隘性。从社会学视角来看，这种地方性概念可被看作改开40多年后，地方文化的自觉和文化身份的呼唤，并不一定是对地方文化的表彰，也可能是地方苦难与创伤的呼告。确切地说，文学的地方性是文本中呈现为情感结构的地理，凸显的是个体经验的在地性意义上的地方性。比如“新东北作家群”的兴起，并非因为概念先行和营销，而是一批东北青年作家写出了父辈的苦难，尤其是精神上的萎靡溃败；不是作为正面形象的

辉煌的东北使得他们受人关注，而是相反的创伤性东北让他们对个体苦难的呈现打动人心。批评家对他们的命名当然包含意识形态批评视角或目标，但更基于地方身份认同与群体创伤指认。

在当代文学史上，长江流域的文学写作常常包含着审美迭代和创新。1985年的杭州会议标志着寻根文学的崛起，先锋文学与新写实主义等文学流派也在长江流域文学圈孕育发生，都是颇具革新意义的当代文学流派。从作家作品来看，无论是湖南的韩少功，江苏的毕飞宇，还是上海的王安忆，他/她们的《马桥词典》《玉米》《长恨歌》都并不是地域性意义上的地方写作，而充分体现了



个体经验的在地性和越界性，是从他者角度对地域性的发现、审视和批判：《马桥词典》是知青视角的一部方言词典，他们发现了一些更具普世价值的人与生活，《玉米》是以女性的内视角，对苏北乡村日常生活的权力秩序的批判，而《长恨歌》则是对海派文学的反写，主人公王琦瑶的结局完全是反讽的。这几部长江流域的优秀长篇小说，都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性文学的超越。

从去辖域化的开放性的角度，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体现了当代地方性写作的差异性、去中心化形态，是充满活力和创意的当代中国文化的缩影。

在流动与重构之间

■ 陈国和

近年来，“地方性写作”成为文学界的热词，新东北、新南方、新浙派等概念层出不穷，仿佛我们重新进入了一个文学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这股浪潮，正如李云雷老师所言，是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过于偏向个人化、日常化写作的一种反拨与拓展，旨在将个人的写作与整体性的中国故事连接起来。不可否认，这类写作在挖掘地域文化、抵抗叙事同质化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我们也应警惕在全球化、融媒体与文旅融合的语境下，地方性写作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一种文化表演？徐刚老师对此的洞察尤为深刻，他指出的“表演性”与“数据库写作”的风险，恰恰命中了当下创作的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我们热衷于书写长江边的古镇、码头、方言、民俗，却往往忽略了这些符号背后的真实生活现场。地方性不应只是被观赏的文化盆景，而应是活生生的、仍在呼吸的当代经验。如果写作仅仅是为了满足外界对地方特色的想象，那它很可能失去与真实土地的连接，成为一种被观看的地方性。

长江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象征，正在于其流动的本质。它奔流不息，汇纳百川；它连接青藏高原与东海之滨，承接内陆腹地与开放沿海，贯通古老传统与现代文明。梅兰教授精辟地指出，长江文化天然的具有一种流动性、多样性、开放性，它体现了一种去中心化的文化形态。而我们现在讨论的地方性写作时，却常常带有一种固化倾向就是试图将某一地方的文化特征提炼为稳定的、可被复制的符号系统。显然，这种固化与长江文化的内在精神是相悖的。真正的长江写作，应当是一种呼应其母体精神的流动性写作。这种写作不仅仅是题材上写长江，更应在精神上体现长江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动态性。它不应是回望式的文化怀旧，而应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创造，而流动性本来就是现代性内涵的应有之义。

地方性写作还有一个关键之处就是在地性。地方性写作不能只是一种题材上的地域选择，更应该是一种写作姿态与方法。它要求作家真正在场，不仅是身体在场，更是情感、思想与语言在场。今天很多写作，尽管题材是地方的，但语言是普通话的，情感是悬浮的，思维是都市中心的。这种写作本质上是一种“无地方的地方写作”。我们是否还在用一套高度同质化的现代汉语，去书写那些本应充满泥土气、水汽与烟火气的生活？重建在地性意味着作家要重新学习倾听地方的声音。不仅是方言，更是地方人的情感结构、思维方式与生命节奏。它不是对方言的简单搬运，而是对地方语言精神的转化与再造。

新时代地方性写作的出路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于勇敢地走向“小叙事”，并于其中窥见“大精神”。我们不必总是执着于书写长江史诗或地方传奇。相反，那些看似微小的、个人的、边缘的叙事，往往更能触及地方经验的深处。一条小巷、一个码头、一次洪水、一次迁徙都可能成

为理解长江文化的切口。我们每个人与长江的关系，不必总是宏大的、历史的、文化的，它也可以是私密的、身体的、情感的。

为了对抗“数据库写作”与符号化陷阱，我们或许更需要呼唤一种“野生”的地方性写作。它可能不那么符合“文化名片”的预期，甚至带有一种粗粝的、不合作的、批判性的气质。它可能由那些非著名、非体制内的写作者完成，他们的写作更贴近土地的呼吸，更能捕捉到那些未被数据库收录的、鲜活而真实的生命状态。这种“小叙事”，恰恰是对抗数据库写作与符号化写作的有效路径。湖北作家废斯人的大别山书写就让人感受到一种接续楚风汉韵、朴素的原始力量。这种“小叙事”与“野生”状态，恰恰是对抗写作同质化、概念化的有效路径。

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不应是一场对逝去过往的考古发掘，而应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壮丽航行。它不预设终点，不固守边界，不拒绝异质，不畏惧流动。在这场航行中，我们既是写作者，也是被书写者；既是地方的守护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是与江水同行，在流动中寻找方向，在不确定中建立意义的写作，是承载着她的古老灵魂，也映照着我们的时代面容，奔流向海，生生不息的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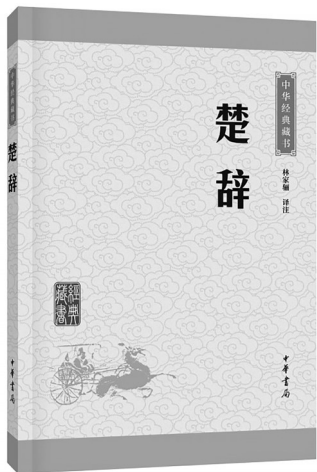
长江文化视域下湖北诗歌地域美学的生成

■ 刘 波

长江虽然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开放的精神与文化，而在文学书写中，它可能体现为一种地方性的空间诗学。自古以来，从屈原到李白、杜甫，再到苏东坡、王安石，乃至到近

现代以来的作家和诗人，都曾书写过长江，长江文化始终是他们笔下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湖北地处长江中下游，是中部交通要塞，湖北也因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长江文化书写谱系和地方性美学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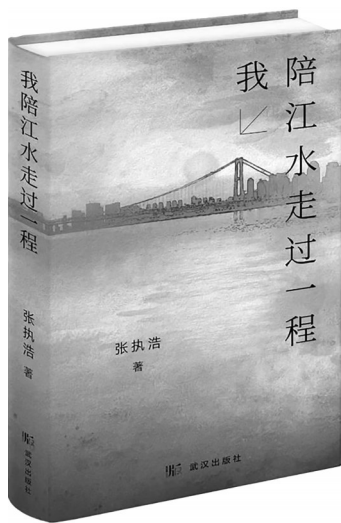
当代以来，书写长江题材的新诗中，不再局限于以单纯的风光作为题材，更主要的还有长江书写里所内含的生命意识。像徐迟、曾卓、绿原、黄声笑、刘不朽等这些在湖北工作与生活的“老诗人”，他



们在书写长江的手法上多使用宏大抒情，写滔滔江水，写码头风景，写辽阔幽远的现场性，写奔腾不息的历史感。他们不仅继承了屈原在《楚辞》中的巫性气质和家国情怀，而且还开创并持守了一种不屈和坚韧的知识分子忧患意识。

到了21世纪诗人笔下，长江书写变得像湖北的很多城市一样，具有市井烟火气。他们专注于长江作为一种日常风景和生活经验的美学，将长江的象征性进行了另一种日常诗性的转换和还原。比如张执浩、余笑忠、剑男、毛子、魏天无、川上、小引、江雪、杨章池等诗人，都在不同维度上书写过长江。与前辈诗人从宏大视角来书写长江的雄浑壮丽不同，他们以个体化的审美从微观角度写出了长江的现代性气质，具有一种别样的平民色彩。他们的地域抒情显得克制而内敛，更多时候是以叙事的方式和口语化表达切入到对长江的动态描绘，给诗歌书写带来一种戏剧化的效果。在他们的诗歌中，长江不再是古典与传统的代言，而是具有现代性品格的诗学装置。张执浩的最新诗集《我陪江水走过一程》（武汉出版社2025年版），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诗人书写长江的主体意志。他经常写到自己漫步于黄昏的江滩，看着川流不息的江水，会心生无限感慨。在张执浩的诗歌中，他将地理意义上的长江内化为精神层面的长江。虽然他长年在黄鹤楼下的长江边上生活，但他在诗歌中不止于写江景，而是经常从一段江水想到远去的人与事，“你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开始浑浊的/就像你不清楚它什么时候清澈过/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这逝水/将会以永恒的方式存贮在记忆里”（《我陪江水走过一程》）。长江的“难处”也可能表征了现代人的精神困惑，而长江对于张执浩来说，就是他返观自我、切入时代和保持宇宙意识的探索性空间。除了张执浩这一代久居武汉的诗人之外，湖北诗歌界还涌现了一些更具活力和潜力的年轻诗人，

如丁东亚、林东林、熊曼、谈骁、黍不语、刘金祥、北潇等。他们中有的生土长的湖北人，从小在长江边生活，长江已成为他们身上的某种精神气质；而有的人虽然是从外地到湖北学习、工作和定居，但他们的写作同样潜移默化地浸染着长江所具有的独特文化气息。这些年轻诗人不再囿于单一思维去礼赞长江的壮丽景观，他们以更具个性化的笔调来书写长江的深沉、幽暗与地域纵深感，并以此创造更为丰富且处于动态感的长江文学传统。



从地域视角书写长江，是湖北诗人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如果把握不好，也容易变成劣势。也就是说，如果不进行现代性的转化，我们书写长江很容易陷入地方性风物罗列的困境。尤其是以长江作为意象，特别容易陷入同质化和陈词滥调，读来让人产生审美疲劳。同时，也要警惕让长江变成一个单纯的符号，只要一写长江，就是各个城市与长江相关的风景展示，这样会落入模式化和套路化的书写窠臼里，因此，要摆脱封闭的标签化书写，还是要与长江进行一种开放式的对话。在长江文化视域下审视当代新诗的地方性写作，意味着我们将不再仅仅把长江视为一个题材或创作背景，而是将其看作一种情感结构、一种审美范式和一种思维方式，并由此来完成对长江的立体书写与思想再造。

以长江为钥，叩响地方心门

■ 吴佳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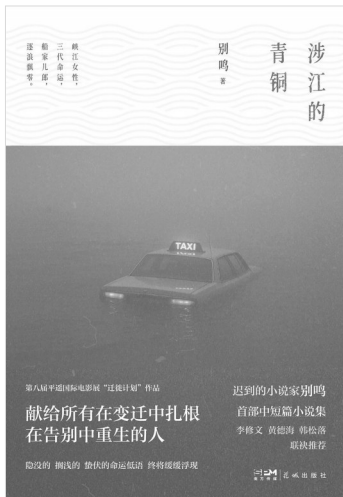
“长江文化”和“地方性写作”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界讨论的两个热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长江是“水”，是持续流动的空间，它不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河流，更是一条流淌了数千年、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文化长河，塑造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长江文化，并成新时代国家倾力打造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文化品牌；地方是“土”，是相对固定的空间，地方性写作便是以特定地域为核心进行创作，强调对一地独特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进行挖掘与呈现。而“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性书写”是把这两个热词并置一起，是以一种新的角度和整体性视野在二者之间建立有效的链接，形成新的逻辑关系，以此深化对当代文学重要命题的探讨，也希望藉此激活文学现场，找到新的写作锚点，为新时代文学的创新发展注入活力。所以，以一条生生不息的古老河流为钥，去打开一个地方丰饶多姿的文化地图和人与地方的情感记忆，叩响地方心门，提炼文学新质，可以看到二者之间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关系。

第一，长江文化与地方性写作是一种相互交融、灵魂与形塑的关系。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宏森最近在《人民日报》撰文中指出：“长江以其浩荡不息，为文学提供了永恒的母体与不竭的灵感。长江哺育文学，文学也塑造着长江，这场伟大的对话贯穿了整部中国文学史。”长江文化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体现了中华文化在传承发展进程中的包容性、统一性和稳固性特征，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变化与充实的过程。也就是说长江文化作为一种流域文化，一方面与地方文化交融共生、相互滋养，另一方面又具有文化母体的属性，为地方性写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不竭的源泉，成为地方性写作“灵魂”；而地域诗学的文化底蕴与美学风格需要长江文化的滋养与赋魅，长江流域的地方性写作正是长江文化的各种回响与不同形塑，是作家们以自己的经验情感和表达方式，对长江这部宏大、复杂、动态的“文本”进行阅读、解码、重塑和再创造，也是以文学的方式对长江文化的一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二，长江文化为地方性写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即如何从文学地理学和大文学观的角度，如何以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江为母体和坐标，去截取和梳理它所孕育和指向的一个区域的文化特征和文学面貌。一方面把长江文化作为一种整体性视野，去统领和激活不同地方的文学书写，关注这样一种浩大的存在，如何深刻广泛地融入和影响到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风俗、性格、情感和命运。比如梳理长江上中下游的三个城市，重庆、武汉和上海，会发现它们在城市性格上有很多共同特征，比如作为码头城市的流动性和烟火气，但是也有一些区别，比如市民生活由粗粝到精细、方言语气由粗硬到柔软，城市越来越开放和现代。另一方面是把长江作为审美本体去呈现长江流域的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会

涉及文化与地域、流域与生态、历史与当下的复杂交织。长江是一条流动的线，地方是线上不同的点，会有接续与生长，当然也会有断裂或消失，而如何发掘与聚焦这线与点、消与长，融入自身经验感受，并找到合适的路径去触及普遍的生命体验和宏阔的文学主题，或是当下作者的任务与使命。

第三，长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地方性写作的勃勃生机都需要作者的重新发现与现代关照。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的一体化进程，长江、地方和人们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长江的“高峡出平湖”景观，地方的大同小异，城乡的流动开放，让人们的生活与写作都具有某种同质化倾向。以地方为方法对作家进行指认不再有效，甚至在一些青年作家笔下，地方其实在慢慢消失。那么，如何用现代视野重新观照长江、发现地方，构建新的写作维度，找到长江文化、地域写作与个体生命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深层关联，需要作家们持续地关注思考。一方面，长江文化能够塑造地方性格，比如湖北作家鄢国培、陈应松关于长江的书写，别鸣的《涉江的青铜》等峡江系列小说，都是关于一条江与楚地楚人的故事及命运；另一方面，地方经验可以诠释时代主题，比如关于长江文化、生态文学或文化共同体的主题创作。而写作路径的拓展还需要写作者更多的“走出去”与具身性，要在时代现场、生活实感和切身体验的三位一体中不断地挖掘与形塑，从而汇聚成文学的长江，前浪后浪，生生不息。



九个故事，九面镜子

——《她在镜子里》创作谈

■ 万 雁

《她在镜子里》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收录了近年来发表于各文学期刊的九篇小说，内容涉及职场、家庭、婚姻、亲情、友情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现了时代浮光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图景。

本书最初拟定的书名是《黑色足球》，它是我从鲁院结业后写成的第一个短篇，有幸在《长江文艺》“新鄂军”栏目发表，后来收获了不少读者的温暖回响。这篇小说的完成与发表，于我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就在我决定以《黑色足球》作为书名时，一位朋友提醒道：你想过吗？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足球的。这个标题作为单篇小说不错，但作为一本书的名字，可能显得比较实，书名很重要，还是要慎重考虑。

我听后感觉得很有道理，于是重新翻阅目录，最终选定了《她在镜子里》作为书名。的确，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足球，但每个人都会照镜子。“镜子”这个意象本身带有隐喻性，也更富悬疑感和想象空间。

本书开篇小说《黑色足球》，它的情节并不复杂，讲述了单亲母亲白梅和即将参加高考的儿子晓宇相依为命，在全心全意照顾儿子的同时，她对未来满怀憧憬，然而生活并非一帆风顺。有天下了晚自习，晓宇在学校操场散步时，意外地被足球击中下体，母子二人的平静生活因此被打破。足球如同一张黑色的网，笼罩住他们原有的日常。为查出肇事者，白梅前往学校讨要说法，校方却以摄像头损坏为由推诿敷衍，令她始终难以释怀。尽管找不到责任人，但学校承诺会积极配合治疗，医药保险也会作出赔付。日子就这么提心吊胆地往下过，好在晓宇身体逐渐康复，并顺利地参加了高考。直到他升入大学后，才对白梅讲出真相——原来他早就知道肇事者是谁，只是出于对另一个男孩处境的理解与同情，他选择了隐瞒与原谅。

这篇小说在看似平淡的日常叙事中，寄托了我对世界、社会与个人的理解与悲悯。它不仅聚焦于一位中年离异女性内心的转变历程，也展现年轻一代以善意化解冲突的成长姿态。此种“后喻”式成长逐渐打开白梅封闭的内心，使她学会与一度对抗和疏离的世界和解，从此走向开阔的人生天地。

而与书同名的小说《她在镜子里》，其创作灵感也与我在鲁院学习的那段时光有关。疫情封控之下，入学后我们就被“关”了起来，有人戏称这是“为文学而坐牢”。但也正因如此，同学之间反而有了更多交流机会。课余大家常聚在一起打球、唱歌、吟诗、玩游戏，最常玩的是狼人杀和真心话大冒险。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萌生了写《她在镜子里》的念头。小说主人公嘉荣虽是虚构人物，她构陷桃花的情节也出自想象，但其中对九十年代学生生活的描写，却源自我真实的记忆。那时华语乐坛群星闪耀，

小虎队、草蜢、Beyond、四大天王……班上的女生受此影响，纷纷组成各种“组合”，大家一起谈天说地、玩耍疯闹，甚至同宿同寝、互换衣服穿。那样的友情看似坚固，却也如塑料花般美丽易碎。

为了将鲁院生活与青春记忆相联接，我选择了“镜子”作为意象。这个灵感源于我曾观看的一部惊悚片——有段时间为了解压，我看了大量惊悚片。记得有部外国电影，影片结尾，患有精神分裂的女主角在镜前洗漱，镜中突然伸出一只手，画面在此戛然而止，那一幕深深地烙印在我心中。于是，“镜子”这个意象，自然而然地走进了我的小说。

在今年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刘川鄂教授指出，这篇小说采用了嵌套叙事的手法，“镜中模糊人影”可对应“被掩盖的真相”，与真相揭露后“镜子恢复正常”形成因果呼应。曹军庆老师则认为，它几乎可以算是一部惊悚小说，但是所谓惊悚在文字中看不到刀光剑影，看不到打打杀杀。相反通篇笼罩着欢快的气氛，这种欢快不是制造或克隆出来的，而是时尚青春的气场。朱朝敏主席评论道，我觉得这个小说堪称作者的代表作，不仅具有强烈的女性叙述特色和心理现实主义的实验色彩，同时留白的空间也很大，为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思考空间。

当然我知道，这些评价更多是专家们对我的鼓励与期许。那么，这篇小说究竟讲述了什么内容呢？

本篇女主角嘉荣是一名地方戏编剧，也是小说中唯一有实名的人物，长期受“镜子”困扰，屡遭不顺，霉运连连，就连丈夫的猝死也与一面插入胸口的尖玻璃碎片有关。在一次编导培训班中，她参与了“真心话大冒险”游戏，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埋藏心底的童年往事：她曾与桃花、桃水结为金兰之交。一次，她和桃花在桃水家留宿时，因偷看一楼租户饰品柜中的蝴蝶结，不慎撞碎了一面落地镜，而蝴蝶发卡也不翼而

飞。面对发廊老板的质问，她情急之下误指桃花偷窃，致使桃花人生从此坠入苦境。多年后，她才从桃水口中得知，那枚蝴蝶发卡其实掉进了老鼠洞，一股沉重的自责如巨石压上心头。然而，当她在游戏中坦陈真相后，一种久违的轻盈感随之而来——她终于完成了对自我的救赎。

创作《树上长着馒头》，源于疫情期间常临窗而望。院子里有一株广玉兰，春末夏初的一天，我发现它含苞待放的花蕾，形状像极了一个馒头，标题便由此而来。后来，这篇小说在《长城》杂志发表时，编辑老师将标题改为《玉兰花开时》。

小说讲述了丧偶的简凤搬到老城公寓后，结识了身患尿毒症的独居邻居小连，她们一个身处丧夫之痛，一个在透析与死亡边缘挣扎，两人因几盆花草、一剂退烧药逐渐走进彼此的世界，在琐碎日常中一起对抗孤独与绝症。最终，简凤走出阴霾，小连也以豁达延续生命之光。作品通过女性互助与生活诗意的双重书写，呈现了“向死而生”的生命哲学。

中篇小说《布局》的核心情节是：夏莹接到一个“警官”的电话，声称她卷入洗黑钱案。凭借生活经验，夏莹迅速识破骗局，却并未挂断电话，反而出于某种隐秘心理与对方展开周旋，在此过程中还完成了一场“人品测试”。当她自以为成功地戏弄了诈骗犯后，殊不知电话那头的“导演”，正是她的丈夫邱天。丈夫精心设计这场虚假诈骗，初衷竟是为了保护家庭财产不受真实诈骗威胁。而选择以“骗”试“真”，也折射出这对夫妻之间早已潜伏的信任危机与沟通困境。《布局》不仅呈现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心理博弈，更借此深入探讨了当代婚姻中的控制与自由、猜忌与依赖等议题，揭示现代人在亲密关系与个体安全感受之间的挣扎与觉醒。

一件锦缎棉袄，如何毁掉一桩婚事？中篇小说《锦缎布缎不断》便始于这样一个戏剧性的起点，讲述了都市女孩云晓月与男友田浩阳回乡

商议婚事。为表心意，田晓月精心网购了一件锦缎棉袄送给“准婆婆”。不料棉袄上的破洞，在思想传统的田母眼中成了不祥之兆，观念的冲突在两人间制造了裂痕，最终竟酿成车祸，使田浩阳成为植物人，让原本相爱的一对恋人生出误会。小说通过“网购”这一事件，折射出代际鸿沟、文化差异和精神落后，引人反思。

书里另一个中篇《双生花》，是一篇双线结构的小说，艾紫若和赛冰冰是一起学车的车友，一个家境优渥，一个身居底层，她俩就像从不同枝丫上开出的两朵花。这篇小说从养尊处优的“贵妇人”艾紫若学车的经历和视角，揭示了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阶层鸿沟正在加深，底层青年难以找到出路，在整体上运用对照的方式书写两个女人的命运，虚实相间，以学车作为线索勾连起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艾紫若在小说中既起到衬托赛冰冰的作用，同时也负载着自己的思考。

《风流云散》将叙事背景放置在机构改革、家庭新形态改变的时代洪流中。男主人公江欲行和艾芳香本是某机关的同事，经过一场机构改革，大家各奔东西、风流云散，并重新找到人生的赛道。多年后，他们在艾芳香开办的“农家乐”相遇，两个曾经的同事把酒言欢，聊起昔日种种，就在这样不经意的寒暄中，一道谜团由此解开，原来艾芳香当年的一夜未归，并非是大家猜想的“一夜情”，而是为了资助某孤儿考大学。回想起曾经共事的时光，以及各自的境遇、今日的种种，令男主人公唏嘘不已、感慨万千。短篇小说《冰化了是什么》，讲述了一个有洁癖的女人艾春天，在一次经验交流活动中，认识了腿有残疾的同行藕洁。经过几天的相处，她被藕洁的真诚所打动，并敞开心扉，道出内心的隐痛。她的洁癖源于前夫的一次出轨，使她感染高危型HPV病毒，后来经过藕洁的心理治疗渐渐走出伤痛。

在整本书中，《全家福》写得最为轻松。小说以一个小男孩的视角展开，一家人开家庭会议商议如何给爷爷过八十大寿，以是否拍摄一张全家福照片、拍摄全家福照片如何回避“大姑”为叙事的逻辑起点和情感终点，在家长里短中写出中国式家庭关系的复杂与微妙，轻松幽默的背后是沉重的冷暖人情。这篇小说，看似描写大姑被区别对待的“小故事”，寄托的却是对普遍的无差别的“大爱”的呼吁。

中短篇小说集《她在镜子里》，不仅试图呈现现代人在职场、家庭、婚姻、亲情、友情、生活、心理与人际关系中的种种困境，我还想探讨一个或许每个人都曾思考过的问题：人只有这一辈子，我们到底该怎样活？换言之，如何才能过好我们这一生？

“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啊！”

这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一位蒙古族大妈的话，一直在我心中回响，持续地影响着我的生活和写作。

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我的笔触总不由自主地偏向女性世界。在现实生活中，我听见也看见太多她们生命中的艰难、痛苦、孤独、挣扎与无奈。正因为生活常常如此苦涩而沉重，我更想为笔下的人物在苦里加一勺糖，在冷时生一炉火，在暗处点亮一束光，在痛时装一枚镇痛剂。我不忍心让她们永远陷落于泥潭，我渴望书写她们的觉醒、成长、自愈与新生。

“她是我，我是她，她是我们，我们都在镜子里。”

当设计师建议为封面添一句宣传话时，它自然而然地从我心底流淌而出，仿佛早已等候在那里。

故事里的她们，又何尝不是现实中的我们。九个故事，如九面镜子，照见人心人性，也照见当代人共有的困境。

初心如磐，文心永摅

■ 黄荣久

2025年国庆长假后上班第一天，《南方散文》杂志主编谭功才在顾问群里发布消息，热烈祝贺《南方散文》杂志编委黄荣久先生加入中国作协。消息一出，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武汉以及家乡宜昌的朋友们纷纷送上祝福，其实早在9月5日中国作协会员公示发布后，众多关心我的朋友就已表达了他们的喜悦与祝贺。

从这件事能清晰地看到，当下社会对文学依旧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与尊重。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承载，其价值并未被埋没。人们认可文学创作者的付出与成就，充分彰显了文学在精神层面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然而，我们也必须正视现实。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快节奏的现代生活让部分人无暇深入品味文学的魅力。但值得欣慰的是，从一直关注我作品的众多读者身上，能深切感受到社会对文化人仍怀有敬意，肯定我们在文化遗产与文学创作中所做的努力。文学与经济社会并行发展，

二者相互影响，又各自保持着独特的属性。

此时，我的思绪突然飘回到发表在解放军出版社《昆仑》杂志上的第一首诗《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我找到了黄鹤楼》。记忆瞬间被拉回到40年前的那个夏天。

那时的我青春年少，求知欲旺盛，常有豆腐块火柴盒大小的新闻和小散文小诗歌见诸报端。也正因如此，在众多战友中，我有幸被调到位于黄鹤楼下的部队首脑机关。我的顶头上司祝股长安排我关注并跟进黄鹤楼的建设进展。说来也巧，我本身就对黄鹤楼的重修满怀好奇。了解到，黄鹤楼的重建由武汉市提出，经省政府决策，更得到了时任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亲切关怀，最终于1985年正式建成开放。

为庆贺黄鹤楼重建落成，省文联和武汉市作协曾举办过两次采风活动。一次是在1985年4月初，由《光明日报》《长江日报》武汉作家协会等单位联合发起“黄鹤楼征文”活动。一次是在同年4月27日，省里举办的黄鹤楼笔会，此次面向全国80位著名作家、诗人、书画家征稿，并邀请其中30位齐聚江城赋诗撰文、题字作画。当时的我还是军营里一个青涩的小青年，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个高规格的笔会，不过有幸参加了这次的新闻采访。听闻有徐迟和碧野两位重量级作家参加笔会，我知道他们都是文学巨匠，我是激动不已，可我并不认识他们。

当时我心血来潮，突然涌起写首诗的冲动，于是匆匆写就了那首《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我找到了黄鹤楼》，投给了《湖北日报》和《昆仑》。《昆仑》很快将其发表，那是我在文学专业大刊上发表的第一首诗，攥着那本油墨香的杂志，在军营的灯光下读了又读，心里悄悄埋了个“作家梦”。

时任省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徐迟得知这次笔会有人率先将文章发

表出来，而且并不是笔会相邀的作家诗人时，对此产生了兴趣，当得知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兵时，直接将电话打给他的好友军区政治部王淳主任，王主任也不知道黄荣久到底是谁，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知道。王部长正要给徐迟回话时，突然想到要问一下战斗报社，王主任又亲自打电话给报社，报社当天值班的是李建新主任。于是，我受宠若惊地来到王淳主任办公室，这是一位慈祥的首长，见到我并安排王昌斌干事带我去水果湖翠柳街1号省文联见到了徐迟老师。

要见这样一位大家，心情自然激动不已，但又紧张得语无伦次。见面后发现，徐迟老师是一个很健谈，又充满激情的老人，见我如此拘谨，就跟我讲起他刚参加革命时的情景，他说胆量是练出来的，就像你这首诗，你不大胆写，别人怎么知道你还会写诗？你不寄给编辑部，哪有你的作品发表？一句话，把我的紧张感消失了一大半。

也就是见到了这样一位大家的原因，我切实心喜若狂了好一阵子。因此，文学也影响了我的今生。从那以后，我一边读着徐迟、碧野、刘白羽的书，一边模仿这些大家的写作风格，写诗歌，写散文，写报告文学，写小说。如报告文学《一个征服白蚁的人》《在倾斜的天平上》等都是在那段时间里写下的，发表后在部队产生了积极影响，当年部队还为我记了三等功。正当一个个文字变成铅字时，部队裁军开始了，我所在的武汉军区将不复存在，我也加入到解甲归田的阵营中。所幸的是，回到家乡，我很快被安排到交通局工作。

回到家乡后仍没放弃在军营时的作家梦，但我把日子拆成了两半：一半是在各岗位上行走，这是吃饭的看家本领。无论从县交通局到县委政策研究室，从区房管局、国企金亚房地产公司、到区政协，从普通机关工作人员再到各个主要领导岗位，我都十分珍惜，可以说，在43年的

职业生涯中我做到了无愧于心；另一半是案头的纸笔，是深夜台灯下写下的文稿，1999年，我加入了中国散文学会，2000年成为湖北省作协会员。在这次申报中国作协会员时，尽管搬家时大量的报刊杂志被遗失了，但仍然还有百万余字发表文章的清样。

要说创作高峰，还是从担任宜昌市夷陵区作协主席和申请改任非领导职务后，共出版8部专集，其中3部散文集和2部诗集是在这期间完成的。近两年来还完成了长达70万字的长篇小说《红颜》和待出版的2部诗集。

我曾有过申报中国作协会员的念想，当看到一位文章等身、奖项众多、个人魅力光芒四射的师友未获中国作协会员资格认可时，我的勇气一下压在了抽屉最底层，这一压，竟达十多年。

不是没勇气，而是没底气。尽管从《作家报》的《难忘今秋》的整版，到《中国文学》的《谁是房客》；从《中国作家》的《高天厚土一诗翁》，到《朔方》的《黄家甲坎》；从中央电视台著名艺术家陈铎领衔为本人原创并编剧的三集广播剧《我宣誓》播音，在建党100周年庆典当日由《学习强国》展播，到散文集《这条河流》获屈原文艺奖；从陪伴夷陵作家们一年发表200多篇作品、到每届平均出版50部专著。我摸着良心说“没偷懒”；但也总是忐忑，怕自己的文字不够分量，怕辜负了那些当初在我供职的会议室里共享西瓜甜、文学热的一个个夜晚，怕对不起跟我一起采风、一起为“至喜夷陵”拼过的文友们。

当主席十多年来，年年都有采风笔会、文学讲座、文学年会，年年与兄弟部门通力协作举办端午与中秋诗会，时不时邀请知名大作家来夷陵传经送宝。看着211名区级会员中能有3名中国作协会员、1名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28名省级作协会员、24名省诗词学会会员、1名中国诗

歌学会会员、25名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我是从内心深处对这些富有才华的兄弟姐妹充满敬佩与热爱，我甘愿为他们的成长当铺路石。

正是看到了大家的成就，在申报“国”字号这件事上还是犹豫了十多年，总觉得“再等等，再写出点像样的东西”。可是，这一等，就已过花甲，让关怀我的人大失所望，至今虽有七八部文学专著出版，也有一些获奖作品，但仍感没有震撼心灵的作品献给至亲的读者，无不遗憾。

今天，终于圆了40多年前“国”字号的作家梦。但我知道，文学，没有终点，而是对过往所有坚守的回应。江山竞秀，有生之年，用脚步丈量土地，初心如磐，文心永攀，用生命的感悟融入文字，或许是此生别样的风景。

文学，是我的“九五之尊”

■ 金 春

2025年9月5日，我起了个大早，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沿着新修建的东湖绿道，朝着湖北省作家协会进发。一路上微风轻拂，杨柳依依，心情愉悦，脚步轻快。步入省作协的办公大楼，我就像飘泊的游子回到了久别的娘家，感动万分。

文学犹如碧波荡漾的东湖水，能激活心中的善，剔除心底深处不为人知的私念。好的文学作品能千古流传，优秀的作家能名垂千古，所以我儿时便向心往之。记得第一篇作文——《劳动的一天》成了范文。老师在班上念，并在学校的黑板报上刊登。受其鼓舞，我爱上了写作，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国内外名著。只要能借到的书，我都如获至宝。走路看，吃饭看，甚至晚上躺在被子里，也打看手电筒看。

回忆漫漫人生路，文学的力量贯穿始终。在挥汗如雨的知青岁月中，在轰鸣的机器旁，我边读书边写广播稿，成了小有名气的宣传报道员。我自学初、高中、中专、大学课程并取得学历。从军戈壁，能当上军校

教员，也因为有写作水平，后来兼任《解放军报》通讯员、基地成立25周年特刊编撰等，踌躇满志，心中充满快乐。

文学是人与人的心灵互动，体味、感悟有人性光辉的人物事迹，有如真善美流淌心间。特别是坐在图书馆阅览室，你平时渴望所不能及的名人大咖，可以找来专著与其对话、交流，如见其人，亲切温暖。每每把对话写下来，刻入脑海，就成了行为规范。部队的枪械弹药库，我管理4年以来，不说枪支乱借，就是弹片也没流失过。在县政府任职房改办负责管理国有资金，面对高额回扣，我就是分文不动；有单位看我家庭经济拮据，不仅送来办公桌椅器具，还送发票，明示我去报销。我同样不为所动。人穷志不短，公私分明是底线。1995年8月，我通过湖北电视台的公开招聘招考，当上编辑记者，原单位反复查账三五遍，我管理的账目，不仅没一丝一毫的差错，而且连一分一厘的利息都交了公。

23年前，我有幸得到时任《湖北日报》社社长毕志伦先生撰写并亲笔题字的书——《与君促膝谈人生》，如获至宝。书里的肺腑之言，犹如醍醐灌顶，让我抵御懈怠，笔耕不辍。出版了中篇小说《航天人》，协同武汉市文旅局主办了声势浩大的航天展，写出了长篇小说《我愿为树》，另有数十篇散文、专题报道、人物特写等获省级、国家级奖励。工作中，我与毕社长只有几次接触，可他，却像一位循循善诱的长者，时刻都在警醒和提示我。他廉洁奉公，是党的好干部。退休了，为了让家乡的孩子和父老乡亲们读好书，拿出终生积蓄60万元建成后山书院。多么的难能可贵呀！要知道毕老是履职在工资改革前的低工资时期，家里有三个孩子和农村亲友负担，拿出这些钱，全是省吃俭用，一分二分、一元二元积攒起来的啊！后来又得知，他既是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又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更是肃然起敬。他，就是我的“九五之尊”。我要向他

学习，由此萌发加入湖北省作家协会的想法。

当今网络便捷。我在网站上下载了入会表格和章程，对照入会条件，复印、打印材料，并径直找到省作协文学院说明来意，寻求帮助。提交入会申请资料得到了作协老师们的热情接待，真有重回部队的感觉。他们都是我的“九五之尊”，我觉得自己是重新出征。记者退休了，但作家生涯才刚刚开始。现在有了AI、有了DeepSeek，更不能偷懒和被驾驭！

前短时间看了“九三大阅兵”，我为祖国而骄傲，更为年轻一代的勇毅智慧所鼓舞。有他们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希望，文学的春天也会百花齐放。今天，我选择这个日子领省作协会员证，就是因为文学是一种力量，是一盏闪光的灯，驾驭文学的人都是尊贵和完美的。所以，我要生命不息，笔耕不止，努力把文学的美丽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受益。

让古人“嗨”起来 让古籍“活”起来

——《大秦小吏》代序

■ 毕志伦

五十年前，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横空出世，堪称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这一发现，不单单是考古领域的奇迹，更是一扇透视秦国法治根基的窗，它从多个维度持续刷新着人们对中国早期帝国，乃至整个中国早期文明的认知！睡虎地秦简的出土，是一场颠覆传统认知的史学革命，其蕴含的意义，早已超越单纯的法律文献范畴。

睡虎地秦简首次系统揭示了秦律的真实面貌，彻底推翻秦法严苛无度的片面记载，展现了秦代系统化、精细化的法律体系，凸显出其严密性和实用性，有力地实证了秦国“凡事皆有法式”的治国理念。比如《田律》明确规定了环境保护条款，严禁春季伐木；《效律》清晰界定了经济类官员的考核标准；《金布律》则规范了货币流通秩序等，充分证实了中国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便已构建起文法体系。与此同时，睡虎地秦简还是洞察秦社会管理的显微镜，更是当时基层治理领域的百科全书，比如记录从牲畜养殖到市场物价的管控细则，揭示“以法治吏”的统治逻辑。

辑，规定官员任命时限，等等。不仅如此，与同时期的西方法典相比，罗马《十二铜表法》仅仅侧重于民法领域，而《秦律十八种》已然具备行政法、刑法、民法的完整体系；秦司法程序严谨，要求翔实做好审讯记录、妥善进行物证保全，反观欧洲，直至中世纪仍盛行着神明裁判的落后方式。

睡虎地秦简犹如打开秦代社会的“时间胶囊”，不仅证明了中国早期中央集权国家治理的精密程度，更揭示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的制度根基，而非“人治传统”，这无疑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正如一位学者所言：读懂睡虎地，方能真正理解何以“百代都行秦政法”。秦缘何强大，缘何能灭六国而实现大一统？答案或许就隐匿于这沉睡千年的竹简之中。

然而，由于年代太过久远，一千多枚、近四万字的睡虎地秦简，用的是从篆书向隶书演变阶段（隶变）的早期隶体字，这种字体及其文法，对于现代普通读者来讲，如同天书，艰涩难懂。如何破解这一难题，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三位孝感籍文化人另辟蹊径，尝试使用白话文，以小说这一鲜活形式，生动形象展现睡虎地秦简，《大秦小吏》应运而生。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024年11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考察云梦县博物馆秦汉简牍并作出重要指示，瞬间点燃了云梦县文物古籍参观与研究的热潮，博物馆日参观人数从原先的数以百计，骤然飙升至数以万计。三位作者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梦秦汉简牍后的短短几天内，便迅速开启创作征程。他们以秦简为核心题材，以睡虎地十一号墓主人“喜”为原型，巧用故事串联简牍，赋予古人鲜活血

肉，成功架起一座互通古今的桥梁。

这部小说呈现出诸多鲜明特征。

让主题“鲜”起来。《大秦小吏》通过主人翁“喜”的经历，以及随葬竹筒记录的内容，生动地展现了秦人的强国统一梦、法治社会梦、清正廉洁梦、生态环境梦、个人跃升梦。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国家强大是根本，只有国家强大了，才能实现祖国统一；要想国家强大，必须健全法制，法治保障是国家强大的根基；风清气正，才能实现国家的健康发展；青山绿水，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立足本职，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勠力同心，国家发展强大才有群众基础。《大秦小吏》通过恰当的文学表现手法，让这些主题变得鲜活起来。

让古人“嗨”起来。“喜”原本只是秦朝南郡安陆县的一名基层司法官员、转业军人，在云梦睡虎地的棺椁中已沉睡了两千多年。出土竹筒中直接记载“喜”生平的《编年记》，不过区区几百字，如何让这位秦朝的平凡先人“活”起来，并站在现代人中间？小说巧妙地按照《编年记》记录的“喜”的生平脉络，为其精心塑身。通过傅籍风波与青年担当、工地遇险与阴谋揭露、战场体验与成长挣扎、公正执法与人性考量、家人亲情与国家情怀交织等场景塑造，一个懵懵懂懂、充满朝气的邻家少年，一个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的街道大叔……就这样活脱脱地站在了读者面前，引领读者深切感悟“普通人更需要不普通的奋斗”这一深刻人生道理。

让古籍“活”起来。斑驳的秦简、枯燥的律文，如何成为娱乐型、碎片化、快餐式阅读时代读者的“美味佳肴”？小说在尊重重大历史事件时间和脉络的基础上，精心塑造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故事，设计了扣人心弦的情节，让秦简中的《秦律十八种》等核心内容变得易懂易记，真

正实现了让古籍“活”起来的目标！文学创作并非单纯的文字排列组合，而是创作者人文背景和精神逻辑的综合输出，更是创作者对所处环境、已有知识的深度解读与大胆再造。作者团队中，刘俊明是简牍文化守护人、睡虎地秦简研究专家，张能敏是资深记者，周毓麟是才华横溢的业余作家，他们发挥各自特长，优势互补，实现写作全链条闭环，创作出既有专业深度，又有文学厚度的佳作。这种组合无疑会增加作品的吸引力，发挥出文物古籍既保护过去，更塑造未来的特性。

我早年在安陆县委和孝感地委工作多年，“喜”的故事，最初起源于秦时的安陆县，如今安陆、云梦皆归孝感管辖，三位孝感籍的文化人创作《大秦小吏》时所展现出的时代敏感、敬业精神、民族情怀、家乡情结令人感动。欣然写下这篇文章，权以为序。

让诗歌发出时代的声音

——专访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执浩

■ 阮仲谋

写诗是俯下身子去触摸生活粗粝的纹理

记者：2024年1月，您的诗集《咏春调》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您继2018年获得鲁迅文学奖后推出的一部最新诗集，该诗集不仅成功入选2024年度十佳诗集，还在第39届“青春诗会”诗丛中获得致敬推荐，这充分说明了诗集《咏春调》在现代诗歌领域的重要影响力。诗集以“咏春调”为书名，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张执浩：诗集《咏春调》收录了我2017年到2022年间创作的290首作品，基本上是我这几年整个心路历程的完整呈现。疫情、战争、混乱组成了这几年人类生活的基本面貌，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我尽量要求我的写作忠诚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忠诚于日常生活，忠诚于我们与世界、与自然、与人类的对应关系。我一直认为，诗歌是声音的艺术、说话的艺术，这种文体存在的最主要理由，就是要让词语组合成一种声音，这

种声音要悦耳动听，沁人心脾，进而深入人心。这就是我用“咏春调”作诗集名的初衷。

“咏春调”关乎的是一种生命的姿态，也是我对诗歌调性的坚持。著名评论家、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毅曾说，我可能是当代诗人中，最注重最擅长写日常、写普通人情感的诗人。日常的深情，往往藏在最轻微琐屑的言语里，譬如母亲未曾穿过的花衣服，父亲肩头上的灰尘，落在鞋面上的树叶，等等，这些细碎之物，需要用近乎耳语的声调来说。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的写作几近呢喃，或嗫嚅。

“春”在这里既是季节，更是生命的隐喻。母亲去世18年后，我在某个春天里突然想起她一生都没有穿过花衣服。春光越是鲜亮，遗憾就越是深沉。但春天的轮回又赋予了人救赎的可能，母亲最终化作大地的一部分，原野上的百花成了她永恒的花衣服。这种苦痛与温暖交织的张力，正是“咏春”的底色，就算命运凛冽的像严冬一样，我也要在诗中葆有对暖意的确信。

在我看来，诗是“说话”的艺术，而我想让我的诗具有亲和力，散发出柔软安详的气息。轻言细语就是这种调子，是人到中年后对命运的感悟与接纳，是身负重担时仍然想要哼出的那首歌谣。它不向远方喧哗，只低声说给愿意听的人，就像母亲当年伏在我的耳边说的那句“我很知足”。

《咏春调》是一条暗涌的河流，表面看起来毫无波澜，底下却奔涌着岁月的悲喜。如果你能听见暗流里轻颤的回响，那一定是诗与生命最深切的共振。

记者：《咏春调》是诗集中一首写母亲的同名诗作，您在作品中，通过朴素的意象描摹，平静舒缓的语言节奏，表达了您对逝去的母爱的怀

念与不舍，还有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无限抱憾。这首诗是在什么环境下萌生的？您写这首诗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张执浩：是的，《咏春调》也是我写给母亲的一首同名诗，这首诗是在2019年创作的。写这首诗时正值春天，那天，我沿着平常散步的江滩慢慢走着。风裹着江水的湿气拂过脸颊，看着路上的匆匆行人和在江滩上跳舞的“大妈们”，我突然想到，母亲居然一生都没有穿过花衣服，她在我记忆中的形象一直是灰黑色的。母亲离开后，春天来来去去，我从来没有刻意去追忆，可在那个午后，我背着她从医院回家的场景却浮现在我眼前。

“我母亲从来没有穿过花衣服”，诗的第一句就这么涌出来了，几乎不用推敲，后面的话就自然跟着往外流淌，拦都拦不住。母亲走的时候才六十三岁，一辈子困在荆门老家的灶台田埂间，连件花衣服都没有舍得为自己添置过。这首诗里没有哭喊，可我知道，那些轻言细语的字句早已被泪水浸泡透了。

记者：您刚才提到华中科技大学的文学教授王毅称您是当代诗人中最注重最擅长写日常、写普通人情感的诗人。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您以后的诗歌创作还会保持这样的基调和风格吗？

张执浩：王毅教授是我多年的朋友，他一直关注我的诗歌创作、关注湖北诗歌的发展。他对我诗歌的评价，让我既感到欣慰又觉得惭愧。确实如他所说，我始终相信日常生活是有神性的，“锅碗瓢盆何尝不是金戈铁马”，厨房里的烟火、菜场里的四季流转、母亲在照片里的凝望，这些看似琐碎的瞬间，都承载着生命最真实的温度。

写诗是俯下身子去触摸这些生活粗粝的纹理。“真”是我的诗学的根基。唯有以真诚的内心、真实的情感、真切的语言，才能缩短心与手之

间的距离。就像《厨余论》中松茸与海参的相遇，陆地与海洋的对话，最终指向的是我与母亲之间未尽的凝望。这种对平凡人事的勘探，并不会消解诗的崇高，而是让诗意从生活的地缝里自然生长，就像“墙边草”坚韧地活着，一轮轮转世；也像深秋挂在窗外的丝瓜，连路过的人都会驻足观看，惊讶感叹它细瘦藤蔓里藏着的蓬勃生命力。

诗人的使命，是让被丈量过的生活，重新生长出不可丈量的部分。我仍然会坚守这条写作路径，并尝试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既承担人间的泥沙俱下，也保留《吹气球》里孩子般对可能性的试探。

人世越嘈杂，就越需要轻言细语

记者：您说“人世越嘈杂，越要轻言细语，这种品质也许在这个时代会成为一种美德”。这不仅是诗歌写作的一种境界，其实更是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学。可诗人总是充满着激情的，您为什么会提醒自己要“轻言细语”？这种理念是什么时候萌生的？

张执浩：在喧嚣如沸的时代，诗歌需要守住内心的沉静。我越来越觉得，心平气和、好好说话是一种人生境界。诗人确实需要有充沛的激情和热血，只是当“高楼在尖叫”、满世界的人都挥舞着自带的话筒声嘶力竭的时候，真正的力量，反而存在于那些细微的震动之中，像一枚针尖沉入深水，像细长的根须扎进大地。有时候，沉默更是这个时代稀缺的声音。

我在武汉生活工作了几十年，菜市场里的喧闹，车站里鼎沸的人声，街道小巷里的吆喝声，等等，这些几乎就是我们生活的底色。其实，当所有声音都在争夺、尖叫，在试图覆盖对方时，那种真正需要被听见的、属于生命本身细微的颤动，反而被淹没了。所以，我一直告诫自己，人

世越嘈杂，就越需要轻言细语。

这种生活观的形成，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历经岁月后缓慢的积淀。在经历许多世事后，我越发觉得，写诗不是加入喧哗的大合唱，而是在这庞杂的声浪里，找到自己独特的音高和气息。我们往往被各种宏大的叙事、急促的节奏所裹挟，而诗歌，恰恰要逆着这洪流，去倾听野草生长的声音，去捕捉人心深处那不易被察觉的涟漪。轻言细语，是对抗噪音的一种方式，更是对真实存在的确认，它要求更专注的倾听，更精微的捕捉，需要一种沉潜下来的定力。

我明白，在这个信息爆炸、情绪极易被点燃的时代，能保持内心的沉静，用节制、精准甚至带点克制温度的词语，去触及事物的核心，去表达那些难以言说的幽微，这种能力本身就近乎一种美德。它意味着对喧嚣的抵抗，对真实的敬畏，以及对个体声音独特价值的坚守。

记者：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如何做到在喧嚣的时代里，保持轻言细语的美德呢？

张执浩：我在49岁那年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对命运的“顺应”。现在看来，我当时已经警觉地意识到了“晚期写作”即将到来。平静、宽厚、怜惜等这些曾经遥远的词汇，后来慢慢进入到了写作中，成了我写作的词根，就像我在《被词语找到的人》中所写的那样。我常说，诗歌是声音的艺术，写作者需要在不停的“试音”过程找到自我，忠诚于自我的气质。我并不反对“高音写作”，但我恰恰不是擅长发高音的人。

事实上，诗人的调性能够呈现出他对生活的态度，如果你足够诚实，就不必装腔作势，更不需要声嘶力竭。我总觉得，我们并不比读者高明，那些卖弄才华的人往往是生活中的懦夫。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平实的写作者何其艰难。我曾说过，即便日常生活再不堪，我也不喜欢愁眉苦脸

的写作，就像我不喜欢苦大仇深地生活。以日常表达对生活的爱，以生活的弱者示人，视写作作为一种自救行为，呈现自己软弱的一面，并不可耻，因为失败感是写作者永恒的命运。

记者：您提出的“目击成诗，脱口而出”创作主张既有赞同者，也有不同的声音。10多年过去了，您还坚持这个写作理念吗？

张执浩：很多年前，我就在一首诗里写道：“我不与无中生有的人为伍/我不与看不见的事物为敌。”“目击成诗，脱口而出”其实是后来我对这句诗的呼应，它是我出版诗集《宽阔》时在后记里提出来的，我希望它能成为我个人写作的目标。我曾在多个场合谈及我对这个写作理念的理解，在我看来，“目击”是写作的前提，你必须进入到生活的现场，要求自己书写你经历过的生活；在深沉专注的凝视中保持对事物的情绪共振，目光清澈，且具有穿透力。我一直认为我其实是个被动的写作者，我的诗几乎都是遭受生活挤压的结果。所以，“脱口而出”也是一种情感的本能反应，绝非无病呻吟。

“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载之泪。”这是清人王嗣奭在《杜臆》里对杜甫写作的评价。我不过是借用了他对杜诗的理解来要求自己而已，至于他人如何来看，并不在我的思考范围内。

记者：2018年8月，您的诗集《高原上的野花》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这是对您几十年诗歌创作的最高奖励。这个奖对您后来的创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张执浩：作品能够得奖，当然是对我几十年坚持诗歌写作的鼓励。但对于我来说，这个奖的意义并不大于写作本身。老实说吧，获奖这事就像一个农民迎来了丰收，来年他依然要去努力地耕种自己的土地。你

只要看看这几年我的创作量，就应该明白我从来没有躺在这个奖项上。我觉得自己写得不够好，所以我要努力写得好点，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当然，荣誉会带来关注，读者总希望能够看到你的变化。但作为一个写作者尤其是诗人，你不可能指望他“日日新”。我写了将近四十年，其实真正的变化也只发生过三次：一次是“美声”时期，一次是“宽阔”时期，第三次应该发生在我写出了《如果根茎能说话》以后，我开始用一种独属于己的调门“说话”。《咏春调》这本集子延续了《高原上的野花》部分风格，但情绪更为内敛，“叙述腔”更强，期待再一次蜕变，但没有彻底完成。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完成这一变化。

记者：《不如读诗》是您于2023年出版的一部诗学随笔集，是以现代诗人的视角，通过对16位古代诗人的诗歌心灵的探寻解读，来展现诗歌背后的个人故事和情感经历。《传告后代人：中国古代诗人的15个关键词》是您于2024年推出的又一部诗学随笔集，通过15个关键词，描写了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中国古代诗人的生命状态和内心世界。这两部诗学随笔集，都是您几十年来以史为经、以诗为纬，研读古典诗人、诗史的深厚积淀和对古典诗歌的回望，请您分享您写这两部随笔集的初衷和收获。

张执浩：这两本书是我多年阅读古典诗词的“偏见之书”，《不如读诗》是纵向的，《传告后代人》是横向的。我一直觉得我们对古典诗词的阅读存在一些盲区，倘若我们只是从审美的需要来解读古典诗歌的话，那就太轻慢了它们的生命力和吸附力。我真正感兴趣的是躲藏在这些诗歌背后的那群伟大的灵魂，他们在面对生活时所呈现出来的态度，在得意与失意之间所体现出的生命张力，才是我真正看重的。因此，我在写

他们时，脑海里面始终回荡着如下三种场景：地老天荒的人生现场，将心比心的生活态度，以及隔代相望的伟大情谊。说到底，古往今来的诗歌都是在传达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尽管传达的介质（语言）会不断变化，但生而为人根本情感是恒定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传统也是当代的一部分”。新诗可能没办法从语言上去继承古诗的传统，但并不影响我们去继承那些有助于我们的生活观念，无论是宇宙观，还是家国意识、亲情伦理意识，都在这些诗歌和诗人那里得到了精确的呈现。

诗歌从来不是飘浮的修辞，而是人在绝境中紧握的生命绳索。所谓“不如读诗”，是想剥掉历史的茧壳，让那些伟大的灵魂，重新以鲜活的面貌站在我们的面前，用一个当代诗人的眼睛和心灵，去触碰他们的悲欢、挣扎、超越，讲述他们如何在生活的夹缝里，让诗成为生命的呼吸，并流传千古。而《传告后代人》的15个关键词，则是另一种聚焦，在诗人群像里寻找他们之间的异同。这本书并不是单纯地对古典诗词的鉴赏，而是对古代诗人命运的一种回望。

我长久生活居住在黄鹤楼下，我曾说过，作为一个诗人，生活在黄鹤楼下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我的确有话要说，才先后写了《不如读诗》和《传告后代人》。这两本书，是我多年来研读古典诗词的结果，是一种内在的、发酵已久的倾诉。能与这些伟大的灵魂同行，并尝试将他们的生命密码，以更贴近当代的方式“传告”下去，是我作为一个后来者的荣光与责任。

诗不在云端，而在脚下蒸腾的生活里

记者：您在黄鹤楼下居住生活了30多年，这样的缘分对您的诗歌创作会有许多的触动和灵感吧？

张执浩：最近我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我越来越觉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固守在黄鹤楼下，在同一座院子里居住和生活，并不全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其中一定蕴含了某种命运的力量。尽管我曾在许多场合抱怨过，作为一位当代诗人，生活在黄鹤楼下是一桩悲催的事情。但仔细想来，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呢？传统巨大而无形的压力，始终在磨砺、培育着我们的心志和抗压能力，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所谓‘物色分留待老夫’，正是这种压力之下的自我精神纾解，结出的果实尽管难以下咽，却又津津有味。”

崔颢题诗在前，李白搁笔在后，这座楼早已被笔墨垒成了一座高峰。黄鹤楼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仅供仰止的诗碑，更是催逼我躬身自省的镜子，它时刻提醒我，诗不在云端，而在脚下蒸腾的生活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觉悟，我才转身扑进鲜活的市井生活之中。

记者：作为“汉派诗人”的重要代表、《汉诗》的主编，您如何看待“汉派诗人”现象？这种划分会不会形成“圈化”？

张执浩：其实我不太赞同“汉派诗人”这种命名，而且这也不是一个流派的时代，用一种称呼把生活在一地、风格各异的诗人集结在一起，并非明智之举。如果非要这样命名的话，“汉派诗人”这一称谓更像是对武汉诗人群体精神气象的一种概括。武汉是一座烟火气、江湖气很重的城市，所以武汉诗人大多侧重于现实生活的书写，但路数各异，就像这座城市结构一样，划江而治，三镇独立。

我曾说，当下诗坛最大的问题是“面目模糊”的同质化。编《汉诗》将近二十年了，我们推举过许多风格迥异的诗人，他们共同构成了当代汉语诗歌的繁复声调。真正的写作永远属于“异质者”。我想说的是，诗的责任是向所有心灵敞开，而不是筑起一道道封闭的篱笆。与其纠结地

域身份，不如回到诗人的根本使命，以鲜活的现场感抵御生活的钝化。

记者：您除了写诗以外，还热衷于诗歌文化的传播，并做了大量的公益活动。您的这种热情来自哪里？为何在事务繁杂的环境下，还会挤出时间做这些活动？

张执浩：文学永远是薪火相传的事业，如果没有传承，文学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这些年，我和朋友们一直在做“公共空间诗歌活动”，在武汉的地铁站内推出了3960块诗歌展示牌，在武汉许多公园推出诗歌展示牌，还举办过多场“武汉诗乐现场”活动。做这些的初衷，是希望诗人们从书斋中走出来，参与城市的公共文化活动，参与到城市文明的进程之中，同时，也希望让脚步匆匆的市民，在地铁站内、在公园里，抬头迎面就能“撞见”诗歌，让诗歌文化渗入城市的呼吸，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现在的诗歌生态已经发生了变化，继续固守我们以前对诗歌美学的理解，很有可能被时代抛弃。

用诗歌触摸时代脉搏，反映时代气象

记者：屈原是中国诗歌的重要源头之一，他的《楚辞》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您的诗歌创作，受屈原及其作品影响多吗？

张执浩：记得有一年在宜昌获得“屈原诗歌奖”时，我说过：没有哪一位当代汉语诗人不想通过写作与屈原这个名字产生关联。作为一个在荆楚大地上写作、长期生活在黄鹤楼下的诗人，每当我看江水穿过桥墩奔流而去，总能感受到那位披发行吟的祖先在水声中的叹息。于我而言，屈原不止是一位美学导师，更是一种精神灯塔，时刻提醒我，诗歌

写作近似于某种献祭行为，必须足够纯粹，必须把写作上升到与生命同构的高度，才有意义。

记者：您对宜昌诗歌创作非常关注，曾多次来宜昌参加一些重大的诗歌活动。作为宜昌读者的老朋友，您对近年来宜昌诗歌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有哪些评价？对宜昌年轻一代的诗歌写作者有什么建议和期许？

张执浩：我是宜昌的女婿，也是宜昌的老朋友。近年来，我多次来到宜昌这座山水之城，每一次来，都会被这里蓬勃的诗歌生态所震撼。宜昌是国内少有的诗歌门类齐全，且都有代表性人物的地级市，写诗、评诗、译诗相得益彰。毛子的诗发出了这个时代的异质之音，冷峻而深邃；刘波的诗评论视野宽阔，眼光敏锐；柳向阳的翻译更是获得了广泛好评。宜昌诗歌的这“三驾马车”现象备受全国诗坛瞩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宜昌还有一批新人正在茁壮成长，《汉诗》去年曾做过一个“宜昌诗人小辑”，收录了近30位宜昌本土诗人的作品，质量非常高。

宜昌的“山乡巨变”里藏着比修辞更厚重的史诗，愿宜昌的朋友们既承载千年文脉的重量，释放出现代大潮的激情，用诗歌触摸时代脉搏，反映时代气象。

故土深处的回响

■ 蒋经韬

手机屏上倏然亮起的，是程远斌老师的回信。此时此刻，我正被人潮推拥着，挤进这城市清晨“早高峰”的地铁里。周遭是金属的摩擦声与人群的絮语，一片扰攘的喧闹。然而，我盯着屏幕看完这几行字，仿佛被来自另一个世界吹来的一缕清风笼罩，这风里带着稻花的微香与泥土的润泽，霎时便将这方寸之间的嘈杂，屏蔽开了。

“蒋总的随笔撼人心魄！为家乡立言，为家乡而歌，够味！蒋总有您家祖辈蒋祥墀的才气韬略，不易呀！我家祖辈百年前就珍藏蒋祥墀一件珍宝，故我家才有今天！”

我捧着手机，除了感动还有一丝牵挂——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现在过得好吗？

思绪渐渐飘散开，越过钢筋水泥的丛林，飞往江汉平原的腹地，天门九真的乡野。此刻的先生，是在哪一片稻花香里，写下这慷慨的嘉许呢？我想象着，那定是几间粉墙黛瓦的农舍，静静地卧在一条清浅的小

河湾旁。屋前有一方平整的晒场，几只油亮的鸡雏，正悠闲地啄食着散落的谷粒。一条黄犬，许是老了，懒懒地趴在竹篱下，尾巴偶尔轻扫一下飞过的蝇虫。而先生，或许就坐在一株老槐树下的石凳上，身后的屋檐下，还挂着几串金黄的玉米与火红的辣椒。晨露未晞，田畴里漫上来的是潮润的、混合着腐草与新禾气息的风。他的手机屏幕，便在这浑厚的、充满生命元气的背景里，亮着微光。那不是个落魄文人的归隐，那是一种“回归”，像一颗饱含生命力的种子，终于落回了它本该生长的土壤里，从容，安详，而又充满了内在的、向上的力量。

这想象，让我心头一热。人生的缘分，真是说不清，道不明，仿佛一条地下暗河，你以为它早已干涸在岁月的沙石之下，它却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于你脚边，重新汨汨地涌出清泉。

我的记忆，便沿着这泉流，溯回到了许多年前。那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一天了，在古城荆州，我与几位天门干驿的同乡，由荆州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天门干驿老乡杨忠洲先生组织，一同驱车前往巴东，去拜访时任县委书记的程老师。那时的他，主政一方，眉宇间是挥斥方遒的锐气，言谈中是经世济民的抱负。然而，即便是在那政务倥偬的官衙里，他与我们谈得最投机的，竟还是文学。我清晰地记得，他谈及正在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荆楚枭雄陈友谅》时，那双眼睛里迸发出的光，那是一种超越了现实政务的、对于历史烟云与人性幽微的痴迷与探索。那光，与我后来在作家协会里见到的他，是一脉相承的。

后来，他果真调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任副书记、副主席。从一方父母官，到一省文坛的掌舵者，这身份的转换，于他仿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那文学的梦，似乎从未在他心中熄灭，只是暂时被现实的职责所掩映，一旦得了机会，便又熊熊燃烧起来。那时的我，却正陷入人生与

事业的湍流之中。新闻业态经历着从传统网媒到自媒体的剧烈转折，如同大地震后的版块迁移，一切都处在失序与重建的恐慌里。我像个溺水的人，只顾着在信息的洪流中拼命划水，以求不被淹没，那份对于文学的静穆之心，早已被冲刷得七零八落。于是，与程老师的联系，便也几乎中断了。现在想来，那并非疏远，而是一种自惭形秽的躲闪，怕自己满身的尘泥与疲惫，扰了那书斋的清静。

人生的轨迹，如同两股线，时而并行，时而远离，却又总在命定的某个节点，重新交织。差不多是疫情之前的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在一个文学活动中久别重逢了。那时的程老师，好像刚刚退休不久。岁月在他身上，似乎并未刻下多少衰颓的痕迹，只是将那曾经的锐气，磨洗得更为温润、宽厚。我们面对面地谈了很久，谈文学，谈故土，谈这些年来彼此错过的光阴。活动结束后，是我开车送他回的寓所。车行驶在华灯初上的城市高架上，窗外是流光溢彩的、永不疲倦的都市之夜。而程老师坐在副驾驶座上，语调平和，却带着一种难以抑制的热情，向我描绘他心中的蓝图。他说，他要回天门九真老家去，不再只是做一个闲居的寓公，而是要办一个自然生态、历史文化与时代元素融合一体的现代农庄！

我听了，先是愕然，随即一股巨大的兴奋与钦佩，便如暖流般涌遍全身。这兴奋，并非因为这是一个多么宏大的商业计划，而是因为它所指向的一种生命姿态。我想到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是一种决绝的、个人主义的退守，是对于污浊官场的彻底背弃，从而在山水间寻得个体灵魂的安顿。然而，程老师的回归，却并非一种“退”。他的“归去来兮”，不是要回到一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而是要建设一个向世界开放的、充满生机的“新乡土”。这便远高于那位古代的隐

逸诗人了。陶渊明的归宿是“守”，守住自己的一方心田；而程老师的志向是“创”，创造一片可以滋养乡邻、传承文脉的沃土。他不是要从世界中逃离，而是要将外部世界的精华——那些先进的技术、理念与时代精神——引回故土，与那里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进行一次深度的、创造性的融合。这是一种积极的人世，是“退”于官场名利之后，更宏大、更根本的“进”。他的生命情怀，因而具有了一种陶渊明所不具备的建构性与时代担当。这不再是独善其身的清高，而是兼济乡土的赤诚。

没想到，更有奇迹在后头。2025年4月，我收到《竟陵文学》春季号纸质版。

这期杂志的头条“名家有约”栏目，刊登了我的三篇散文稿。在我阅读到封三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条消息：市作家协会一行参观子文山风景区。我看到了“程远斌”三个字。仔细一看，这个子文山风景区，就是当年程先生给我讲的文旅项目。消息说，2025年新春伊始，程先生主导策划的子文山风景区正式启动建设了。

这个风景区总占地面积近千亩，项目规划依据岗地鱼塘地理优势，利用已有的古树参天，花木扶疏，合理布局山、洞、水、木交错相间的景区景观有子文山和藏酒窖，月亮湾和碾子岛，农耕地和书院。力争将其建设成为集观光休闲、读书美食、文化研讨、文学创作为一体的农文旅景区。景区内设置天门历史人文墙和民俗饮食文化街。

76岁的程先生还希望市作协把子文山景区作为创作基地，期望市内外作家们抒发热爱故乡的情怀，讲好天门故事。

看到这一消息，我非常兴奋！为程先生的情怀与信念，更为程先生的执着与执行力！这点点滴滴的思绪，在地铁车轮有节奏的轰鸣声中，纷至沓来，让我不能自己。我急需将这份澎湃的心潮记录下来，诉诸笔

端。于是，就在这颠簸行进的车厢里，在无数陌生而疲惫的面容之间，我掏出手机，写下了下面这封回信：

尊敬的程老师：

收到您鼓励的微信文字，心中满是无可言喻的温暖与感激。那寥寥数语间，自有磅礴的气度与深切的期许盘旋，让我既感奋然，又深觉惭愧——这已不单单是文字上的知音之赏，更是文脉相承的确认，是师长对后辈如父如兄般的殷殷嘱托。

您一直是我文学与人生的楷模，一座立在远方、却始终照亮我内心道路的灯塔。当年拜读您的长篇历史小说《荆楚枭雄陈友谅》，那于历史夹缝中重构的恢宏叙事，那灌注于人物命运里的深厚人文关怀，早已在我年轻的心版上，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而更令我敬佩无已的，是您退休之后，毅然决然回归天门故土，勤耕垄亩的抉择。您以最质朴、也最坚实的行动，诠释着一个中国文人最本真的担当。这不仅是为振兴桑梓尽一份智识与力气，更是将“精神还乡”这个古老的母题，升华为一种对土地的敬畏与生命实践。在您身上，我看到了“道在伦常日用之中”的真义。

说来真是惭愧，我心底一直觉得，是欠着您一篇文章的——一篇关于您的文章，关于我们之间这份跨越了漫长岁月与不同人生际遇的师生情谊，关于天门这片厚土所赋予我们共同的精神基因与胎记。特别是在得知您于老家正倾心打造那座融汇古今的文化庄园、构筑新时代的精神家园之后，这个愿望便愈发强烈，日夜灼烧着我的心。我期盼着，能在年内觅得一

个闲暇，亲赴九真，到您的府上拜会。我渴望在那片由您精心耕耘的土地上，赤足感受它的温度，呼吸它的气息，让灵魂接受一场彻底的洗礼。唯有如此，我方能完成这篇迟来太久的致敬。

您在信末提及祖辈祥墀公的旧事，令我深受触动，几欲堕泪。百年的光阴流转，程蒋两家的情谊，早已如那地下的根脉，丝丝缕缕，交织融汇于天门这片文化的厚土之中。而您今日对我的这份期许，正是这份古老情谊在新时代温暖而有力的回响。我当以先贤的风范为镜，时刻照见自身的不足；更以您的风骨为尺，丈量前路的每一步。在文学与人生的漫漫长途上，我必将以此自勉，继续求索，不敢有负于这薪火相传的微光。

期待早日与您相见，在家乡的清风明月之下，共话桑麻，再聆教诲。

学生 蒋经韬 敬上

信写完了，地铁也恰好到了湖口站。我随着人流走出车厢，向文华学院的东南门走去。我有点莫名的兴奋与喜悦，准备把刚刚写好的这些文字分享给我的学生！然而，我的心却仿佛还有一部分留在了那片想象中的稻花香里。我知道，在那遥远的故乡，有一位长者，正以他最沉静又最热烈的方式，书写着一部关于土地、文化与生命归来的史诗。而我也在这城中所写下的每一个字，都不过是对那部伟大史诗的、一声微弱的回响罢了。但这回响，因了那份“神交”与传承，便也有了它自身的重量与光芒。

川江之上的历史回声

——重读鄢国培《长江三部曲》

■ 叶 梅

近日重读鄢国培先生1978年至1986年间创作发表的《长江三部曲》（《漩流》《巴山月》《沧海浮云》），再一次为之深深震撼。这部近200万字的鸿篇巨制，展现了川江流域从军阀混战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态，将个人的不同命运与时代洪流的纷杂交织在一起，以其雄浑壮阔的叙事格局和浓郁的地域特色、史诗般的叙事风格，成为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的重要作品。

从《漩流》中军阀割据下的社会动荡，到《巴山月》中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觉醒，再到《沧海浮云》中解放战争的风云变幻，鄢国培以敏锐的历史洞察力，紧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关键节点，以川江航运业为切入点，描写了三家不同的私营公司，展现了民族资本家在军阀、帝国主义势力、官僚资本的夹缝中艰难求生，为谋求发展所进行的多维斗争，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色和深刻的社会内涵。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朱佳富、陆祖福、黄玉庵等航运大亨的命运沉浮犹如一面多棱镜，不仅表现了个体

在历史洪流中的艰难抉择，更折射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复杂的权力博弈与阶级矛盾。民族资本家们的抗争，既是为了个人的生存发达，也是为了民族企业的兴起和发展，但他们的努力往往显得徒劳，常常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陷入各种悲剧性的结局，从而体现了旧时代民族工业发展的艰难，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工商业的新生理下了强烈的时代注脚。

鄢国培《长江三部曲》以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为贯穿全书的主线，以中共地下党与国民党特务及与之相勾结的日、美间谍之间的殊死战斗为辅线，纵横展开了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至高官显要、公司老板、地方军阀、袍哥龙头、外国传教士，下至市井百姓、三教九流，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数以百计，显示出纷繁多元的社会风貌。而对朱佳富、陆祖福、黄玉庵等民族资本家的性格塑造，既勾勒出其群体在时代浪潮下的共性特征，又赋予个体鲜明的人格色彩。这些人物在与军阀、帝国主义、官僚资本的对抗中，展现出复杂而立体的



性格图谱，可借此解读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精神世界。朱佳富作为重庆航运大亨，其性格圆滑又坚韧，看似委曲求全，实则是在政治强权碾压下的无奈智慧。陆祖福则是怀揣振兴民族航运业的理想，大智若愚，善于决断，但理想与现实的撕裂，使其性格中增添了悲剧色彩。黄玉庵的性格塑造则凸显了革新与保守的内在撕扯、懦弱与自私，折射出民族资产阶级在旧制

度下难以突破的思想桎梏。作品中出现的冯烂王、春燕、李明等革命者形象也刻画得栩栩如生，他们各自的革命历程与情感纠葛，为小说增添了丰富的层次，尤以冯烂王赤胆忠心，不怕牺牲、屡遭危难、坚守信仰的人物形象，为作品增添了传奇色彩和艺术感染力。

《长江三部曲》突破了传统“宏大叙事”的单一模式，没有将历史简化为英雄与反派的二元对立，尤其是对民族资本家形象的塑造，摆脱了脸谱化的窠臼，展现出时代浪潮中不同阶层的复杂选择和性格的多重维度。民族资本家在军阀、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的夹缝中挣扎求生。他们既渴望通过实业救国，又带有难以摆脱的阶级局限性；他们既是经济利益的追逐者，又是民族尊严的护卫者，其性格中的矛盾与挣扎，深刻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困境。这种对人物复杂性的真切把握，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与茅盾《子夜》中吴荪甫的塑造形成呼应，不断构建了民族资产阶级文学形象的经典谱系。而对历史参与者多元性的呈现，使历史叙事更加具有人性温度与现实深度，为文学作品的历史复杂性书写提供了借鉴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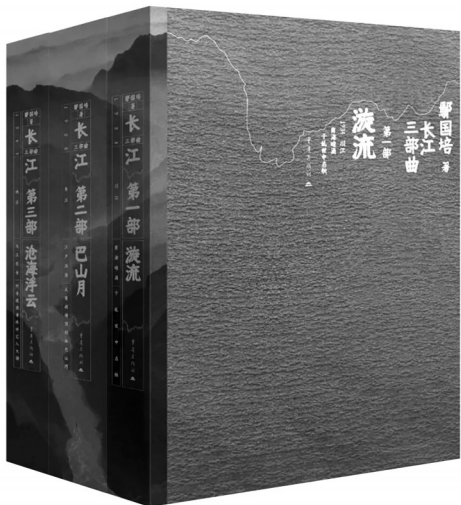
人物命运与重大事件的紧密相连，使得《长江三部曲》既有史诗般的厚重，又不失历史的真实鲜活，同时对地域文化的入神开掘，更是别具一格。鄢国培凭借自身在川江轮船公司多年的深厚生活积累，将港口码头的市井百态、深山小镇的风土人情融入叙事肌理，从重庆、宜昌等繁华城市到石牛场这样的偏远村镇，对川江流域社会生态进行了全景式描绘。汽笛撕裂晨雾，木船与火轮挤撞着江面，纤夫们赤裸的脊背映着江水，号子声混着盐巴、辣椒与汗酸的气息扑面而来的画面令读者如临其境；船工们拉纤时喊出的“川江船夫号子”随着滩险水急变化调整节奏，在湍急的瞿塘峡，号子短促激昂，如战鼓催征；在平缓的江面，则

悠长婉转，饱含生活的疲惫与希望……小说中对船工号子、川渝方言、生活习俗的生动再现，勾勒出川江沿岸的地理风貌、民俗风情，让读者感受到川江人坚韧不拔的生存智慧及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鄢国培《长江三部曲》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川江长卷，既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也有细腻动人的生活情节，以独特的地域视角和宏大的叙事雄心，开创了以川江流域为叙事核心的独特范式，在当年首次出版之时即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著名编辑家、评论家江晓天先生亲为作序。

江晓天先生（1926-2008）是中国文学编辑与评论领域的重要人物，曾先后参与筹建中国青年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众多耳熟能详的文学经典，如大众熟知的“三红一创”（《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还有长篇小说《李自成》等均出自他所在的编辑团队之手。他以卓越的眼光、精深的专业素养以及无私的奉献精神发掘和培养了众多文学新人，是文学出版界令人十分敬仰的典范，江晓天先生在鄢国培《长江三部曲》的序言中指出：“长篇小说不仅要展现广阔的生活面，以及对

所摄取繁丰富多彩的社会风貌，从历史的高度作深刻的剖析和准确的把握，更要求作家把自己的视觉集中于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他对鄢国培的小说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为是“绚烂的川江社会风云画卷”，“从长期封建社会外侵内乱中，萌生的现代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受封建传统势力的影响，还受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扰，特别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控制、欺压乃至兼并，创业维艰，图存犹难，求发展更为不易。《长江三部曲》所描写的三家不同的私营公司，很好地概括了这一鲜明的历史特色和深刻的社会内涵”。江先生同时还以严谨的治学精神，指出了小说存在的某些不足。

江先生的文章至今读来，仍令人深思。

近日得知，重庆出版社独具慧眼，将不惜重力再版鄢国培《长江三部曲》，不由令人感慨万分。在今天看来，这部巨作不仅以独特的地域视角重构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图景，更通过对民族资本家、革命者、底层民众等群体的生动刻画，展现出时代转型期的社会肌理与人性光芒，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了从旧中国军阀混战到新中国成立的沧桑巨变，成为解读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文本。其对地域文化的呈现、对历史复杂性的探索以及对人性深度的挖掘，也都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我曾有幸在湖北刚踏上文学之路时，便得到当时已在湖北作协工作的鄢国培先生的指教。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花灯，像她那双眼睛》出版之时，便是鄢先生在百忙之中亲笔作序，而今回望，更是极为珍贵。恰有缘感激的是，江晓天先生则是我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时的入会介绍人。时隔多年，两位先生虽然都已离我们远去，但重读鄢国培先生的巨著和江晓天先生的序言，他们朴实祥和、睿智爽朗的音容笑貌和高洁的精神风度仿佛就在眼前，令人倍加敬仰。他们和那些同时代辛勤的作家们在文学大地上的耕耘，创造了“三红一创”，也创造了《漩流》《巴山月》《沧浪浮云》之《长江三部曲》……那一座座光彩夺目的文学丰碑，承载着特定时代的历史记忆，以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为后世留下永恒的精神财富。

让文学活动真正成为文学的组成部分

——评2025“湖北文学之夜”的舞台语言和叙事构建

■ 李 筠

2025年10月18日晚的湖北大学小礼堂里，一场主题为“青春江河·文耀荆楚”的“湖北文学之夜”活动将所有在场者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多元化文学表达空间。这场从传统文艺晚会仪式化窠臼中走出的叙述模式，以文学为魂、艺术为体，完成了一次对文学活动本质的深刻叩问。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这一重要论述不仅适用于文学创作，更揭示了文学活动的核心使命——任何形式的文学传播都必须以文学表达为根基，否则便会沦为无魂之躯。2025年“湖北文学之夜”的成功，正在于其始终坚守“不辜负文学”的初心，通过文学思维的精准运用、叙事体系的全新构建、表达形态的多元创新，为文学活动如何实现文学价值、产生文学效果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样本。

一、在具象化的文学思维中，找寻长江叙事的精神锚点

文学活动的高下之分，本质在于能否浸透文学思维。所谓文学思维，就是对生活本质的审美把握，对精神世界的深度开掘，对文化根脉的自觉传承。“湖北文学之夜”的精巧构思，使文学思维在文学活动策划与呈现中得以完整体现——它没有将长江仅视为地理符号或景观背景，而是通过四重叙事维度，完成了对长江文学意象的当代重塑。

长江作为自然存在，本是“逝者如斯夫”的时间载体，但在文学的观照下，它成为承载民族情感与文化记忆的精神符号。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的行吟，到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的怅望，从杜甫“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沉郁，到苏轼“大江东去”的豪迈，正是文学的持续书写，让长江获得了超越时空的生命力。“湖北文学之夜”牢牢把握这一本质，以“长江和文学的故事”为核心线索，将自然之江升华为文学之江。舞台上讲述的青年作词家胡宏伟为长江创作歌词的故事，体现着这种文学塑造力的当代延续——当音符与文字碰撞，长江的浪花便有了旋律，涛声便有了诗意，这种创作过程的具象化呈现，让观众直观感受到文学如何为自然赋予灵魂。

如果说胡宏伟的故事是文学与艺术的对话，那么青年文学爱好者的青春叙事则是文学与时代的共鸣。第二十二届新青年小说大赛中，湖北大学杨琴的《遇山》以辞职青年的旅途邂逅探讨现代焦虑，北京师范大学郑世琳的《蝴蝶的尖叫》用边境小镇的女性命运直面成长困境，这些作品通过舞台短剧和角色体验的形式被重新演绎，让青春的迷茫与坚守在长江的见证下获得了普遍意义。这种青春书写脱离了悬浮的抒情，展现出扎根现实的思考。“湖北文学之夜”将这些青春故事纳入长江叙事，

使宏大意象与个体经验形成对话，让文学既见江河，更见人心。

文学的生命力不仅在于青春的表达，更在于对烟火人间的忠实记录。“荆山楚水·荆风楚韵——笔尖上的湖北”主题征文活动收到的1842篇来稿，如同为长江流域的生活景象绘制了细密的工笔画。活动从中选取优秀作品改编的《这方烟火》《巴东的冬天》《满江红》等节目，以情景演绎的方式，将文字中的市井百态、乡土风情转化为可感的舞台形象。这正是“湖北文学之夜”创意设计中可圈可点之处。整场活动旨在构建一场“江河底蕴—青春书写—沃土扎根—文脉传承”的沉浸式文学镜像，串联起长江的自然禀赋、荆楚的人文沃土和青年的文学力量，既展现湖北文学从江河中来、向时代中去的生长力，诠释文学不只是文字，更是青春与土地的共鸣、历史与未来的对话，由此让文学从书页走向舞台，激荡大众共情。当剧中人讲述着长江边的人间烟火，观众看到了具体的故事，更体会到文学“揭示人类命运、展现人性光辉”的本质力量。这种大众视角的叙事，让长江文学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而成为大众精神世界的镜像。

四重叙事中最具深意的，是文学薪火的传承脉络。活动下篇“星河弄潮”通过《追光》《代表作》等节目，以历代文学巨匠的经典文本为引，串联起新时代创作者的探索足迹。从屈原的《楚辞》到当代作家的现实书写，从古人的“独怆然而涕下”到今人的“为时代放歌”，这种跨越千年的对话，生动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的深刻论断。舞台上，献给长江的诗篇经由情境式演绎，文学传承便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精神接力。青春书写、大众视角与薪火传承的三重内核，在文学思维的熔铸下，让长江意象获得了鲜有的丰富性与层次感。

二、在舞台叙事的革新中，实现文学活动的本体重构

长久以来，文学活动常陷入“晚会化”的误区——主持人串联流程，嘉宾登台领奖，朗诵与歌舞点缀其间，形式大于内容，喧闹取代深刻。“湖北文学之夜”的突破性意义，在于它彻底颠覆了这种认知，将活动本身打造成一场运用舞台语言展开的全新文学书写，在叙事体系与美学表达上完成了对文学活动本体的重构。

这种重构首先体现为对传统叙事结构的打破。以往的文学晚会多采用“主持人—节目—颁奖”的线性模式，叙事权高度集中，观众始终处于被动接收的位置。而“湖北文学之夜”甚至取消了传统意义上活动主持人的设置，以“江天激浪”“沃土生华”“星河弄潮”三大篇章为骨架，将颁奖环节完全融入舞台叙事：当小说中的主人公在聚光灯下朗诵原文，获奖作者从观众席走上舞台与之相见，颁奖便不再是简单的仪式，而成为故事的延伸与文学的共鸣。

舞台语言的文学化运用，可以被看作是2025“湖北文学之夜”活动构建多元化文学叙事的核心密码。在当下文化艺术活动沉迷于声光电崇拜的浪潮中，“湖北文学之夜”却独辟蹊径，致力于让所有艺术手段都成为文学表达的延伸。序章《江河所赐》中，编钟古琴的旋律与古今长江文学名句交织，影像画面里的长江涛声与舞台上的舞蹈语汇呼应，形成“音诗画”的立体叙事——音乐不只是背景，还是文学情感的外化；舞蹈不止步于装饰，而在努力让文字意境具象呈现；灯光不仅是特效，更是思想脉络的指引。这种“节目为体、文学为魂”的创作理念，确保了所有艺术形式都服务于文学内核，正如鲁迅所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从“湖北文学之夜”中，

我们看到，只要技术与艺术都成为这束火光的载体，文学力量的释放就一定会实现最大化。

更具深意的是，这场舞台书写始终围绕着一系列根本性的文学命题展开：文学是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为谁写？谁来写文学？写出怎样的文学？这些问题不通过说教提出，而是隐含在每一个节目、每一次叙事中。《破茧寻光》通过青年创作者的内心独白，回答了“谁来写文学”的问题——是那些扎根生活、心怀理想的青春力量；《这方烟火》用诗乐舞的形态，展现了一个个鲜活的市井生活场景，回应了“文学为谁写”的追问——为那些在时代中奔波的普通人；而两场文学赛作品的展示，则以多元的题材与风格，用文学语言的无限可能性，诠释了“写出怎样的文学”的答案，这就是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真诚书写。这种将理论思考融入艺术呈现的方式，让活动超越了单纯的传播功能，成为一场大众参与的“文学沉思会”。

这场沉思最终指向文学是“人学”的本质。活动通过角色演绎、故事讲述等多种形式，践行着“让人情被看见、让人性发出光、让人的命运多样性更清晰更立体地走进人心”的文学追求。当《蝴蝶的尖叫》中的姚瑶挣脱偏见的桎梏，当《遇山》中的徐远宁在旅途中找到自我，观众看到的不仅是虚构的人物，更是现实中无数个体的缩影。这种对人性的深度开掘其实是在证明，文学活动不应是远离生活的阳春白雪，而应是也只能是与每个人的生命体验紧密相连的精神远征。它或许不能立刻改变什么，但能在人们心中种下文学的种子，让“人学”的光芒照亮生活的角落。

三、在叙事规律的探索中，拓展文学表达的边界

具体的创意设计自然助推了“湖北文学之夜”的成功，但这并不是构成其成功的唯一要件。在“湖北文学之夜”的实践中，探索并形成了文学活动有效叙事的三条核心规律——充分尊重现场体验、充分重视舞台语言、充分展示多元化形态。这三条规律支撑着“湖北文学之夜”获得成功的各种要件，它的背后，是对文学活动本质的深刻认知：它必须是“跟文学同步跳动”“跟文学共呼吸”“有自己独特表达规律”的精神存在。

充分尊重现场体验，是文学活动产生感染力的前提。文学的传播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是单向的信息输送，而是创作者、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精神对话。“湖北文学之夜”从暖场专题片《长江：文学之河》开始，便致力于构建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影像中奔流的长江与现场的灯光效果交织，让观众仿佛置身江渚之上；演员的台词与背景音中的涛声呼应，形成听觉上的包围感；而当全场观众挥舞星光灯，与舞台上的朗诵者共同完成《长江之歌》的合唱时，个体的情感便汇聚成集体的共鸣，将现场体验升华为精神共振。这种体验的构建，本质上是对文学“对话性”的尊重。正如巴赫金所言，文学作品的意义是在读者的阅读中最终完成的，文学活动则为这种意义的生成提供了现场语境。在这里，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文学叙事的参与者与完成者。

充分重视舞台语言，是文学活动实现文学表达的关键。舞台语言与文学语言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文学语言是抽象的、间接的，依赖读者的想象；舞台语言是具象的、直接的，依赖感官的呈现。优秀的文学活动，必须实现两种语言的有机转化，而不是让前者被后者吞噬。“湖北文学之

夜”的舞台语言运用，始终遵循“文学逻辑优先”的原则：音诗乐舞演绎青春故事时，舞蹈动作的设计就一定是源于文本中的情感节奏；情景短剧再现人间烟火时，台词改编就必须忠于原作的精神内核；声光电营造氛围时，光影的变化只能完全彻底地服务于文学意境的营造。这种转化不能被理解为简单的“翻译”，它属于既保留了文学的精神内核，又赋予了更具感染力表达形态的创造性“再书写”。

充分展示多元化形态，是文学活动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其多元性，文学活动的生命力同样在于其形态的丰富性。“湖北文学之夜”以文学为核心，辐射出音乐、舞蹈、戏剧、影像等多种艺术形态，形成了“一体多元”的表达格局。这种多元化不是形式的堆砌，而是围绕文学主题的有机整合。上篇“江天激浪”以音诗乐舞为核心，彰显青春的蓬勃力量；中篇“沃土生华”以情景演绎为主，凸显文学的生活质感；下篇“星河弄潮”则融合多种形式，象征文脉的绵延不绝。每种形态都承担着特定的文学功能，共同构建起立体的叙事空间。这种多元化背后，是对“谁来写文学”“文学为谁写”等命题的回应——不同的艺术形态对应着不同的接收群体，年轻人或许更易被原创歌曲打动，年长的观众可能更偏爱诗词朗诵，而情景短剧则能吸引对故事感兴趣的普通大众。通过多元化的形态，文学活动打破了圈层的壁垒，让文学的光芒照进更广阔的人群。

这三条规律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交织、协同共进，共同为文学活动的成功举办提供了坚实支撑。现场体验为舞台语言和多元化形态提供了情感共鸣的基础，让观众更易沉浸于文学世界；舞台语言则是将现场体验和多元化形态进行有机串联的桥梁，通过生动的呈现，让观众深入理解文学内涵；多元化形态又进一步拓展了现场体验的维度和舞台语

言的表达空间，使文学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湖北文学之夜”所探索出的这三条叙事规律，为文学活动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这进一步表明，对文学活动主体性的坚守，就应该具体体现在不做文学的“附属品”，要做文学的“延伸体”；不满足于其他艺术形式的“载体”，要成为具有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湖北文学之夜”的开拓性意义也正在于此，它验证了文学活动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叙事美学，完全可以通过创新的形式拓展文学表达的边界：当朗诵、演绎、歌舞都建立在文学叙事逻辑之上时，它们便不再是无关紧要的点缀，而成为文学表达的有机组成部分，充满了文学的力量。

四、在文学特征的展现中，提供走进文学的通道

视觉当道，快餐畅行，是当下文化场域里绕不开的现象。还有文学吗？文学在哪里？文学的入口在何方？这些问题看似是为文学鼓呼，但实质是一切文化艺术形式在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向大众提供通道的问题。

2025“湖北文学之夜”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整场活动精心挑选具有文学性、思想性、艺术性的作品，在70分钟的紧凑结构中一气呵成，没有喧嚣浮躁的表演和浅薄空洞的娱乐，有的只是对文学特征的虔诚致敬与深情演绎。从经典诗词的朗诵，到现代小说的片段演绎，再到文学主题的歌舞呈现，每一个环节都始终围绕文学特征展开，让人们真切感受到文学的韵律之美、意境之美、情感之美。这种对文学特征的精准把握与生动展现，为大众提供了一条清晰、便捷的走进文学的通道，让人们重新发现文学的魅力。

在对文学语言魅力的传递上，“湖北文学之夜”可谓匠心独运。无论

是《遇山》中“晚霞果真如同绚丽的油画，在层层叠叠的低矮山间倾泻而下”的细腻描写，还是《雷公不打种竹郎》里“一株株幼笋，仿佛在瞬间爆发出了一股伟力，奋力拱开在泥土和腐叶下纠结交错的竹鞭”的生动刻画，都通过演员的深情诵读与舞台场景的巧妙变幻，让文字的质感与温度扑面而来。这种沉浸式的语言体验，打破了大众与文学语言之间的隔阂。这让人们意识到，文学语言永远不等于晦涩难懂的符号，而一定是能够精准捕捉生活、传递情感的鲜活载体。

对于文学情感共鸣的营造，“湖北文学之夜”更是找到了精准的切入点。展演作品既有青春题材中对迷茫与坚守的书写，也有现实题材里对生活烟火与人性光辉的描摹，都紧扣大众的情感需求。《巴东的冬天》中，游子归来后与奶奶围坐烤火炉烤洋芋的场景，唤起了无数人对家乡与亲情的眷恋；《蝴蝶的尖叫》里，姚瑶在偏见中挣扎、追寻自我的经历，让不少女性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这些作品所传递的情感，不悬浮、不虚假，都是源于生活、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与大众之间搭建起了一座坚实的情感桥梁。这座桥梁，让大众在情感的共鸣中读懂文学，也让文学在情感的传递中走进更多人的心中。

注重对文学思想深度的挖掘与阐释，是“湖北文学之夜”展现文学特征的重要体现。整场活动通过深入作品内核，挖掘其中蕴含的对人生、对社会、对时代的思考。《羊杂碎》中“能让人喝饱了不骂娘的，就是英雄”所传递的朴素价值观，《满江红》里岳家拳传承所彰显的家国情怀，都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和升华，并引发观众的思考与共鸣。这种对文学思想深度的铺展，让走进文学通道的大众，能够在文学的世界里获得更多的精神滋养与思想启迪，从而更深刻地理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湖北文学之夜”以其对文学特征的精心展现，成功为大众搭建了走

进文学的通道。它证明，在视觉文化与快餐文化盛行的当下，文学活动完全可以坚守文学本质，以独特的方式吸引大众、感染大众，让文学重新成为大众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通道的搭建，不仅为湖北文学的传播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更为整个文学领域如何在新时代吸引大众、贴近大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

五、在立体空间的构建中，寻求文学价值的终极实现

随着文学思维、舞台叙事与多元形态的融合，“湖北文学之夜”也为观众构建起了一个立体的表达空间与多元的叙事体系。这个空间是对物理意义剧场的突破，使之归于精神上的“长江文学坐标系”。在这里，历史与现实交汇，个体与群体共鸣，文学与生活相融，文学活动的价值得到了终极实现。同时，这场文学活动也以青年学生、业余演员、文学作者、职业艺术工作者的共同参与，真正体现了新大众文艺实践的特征：打破了专业与业余的壁垒，让每一份创作热情都能找到释放的出口。青年学生用青涩却真挚的朗诵传递文学初心，业余演员以生活化的演绎让经典片段落地生根，文学作者借舞台叙事让文字突破纸页边界，职业艺术工作者则用专业功底为整体呈现保驾护航。由此人们看到，“湖北文学之夜”没有绝对的“主角”与“配角”，只有不同身份的参与者以文艺为纽带，共同完成了一场关于文学的集体创作。

这个立体空间是时间上的纵深。它以长江为轴，串联起从先秦到当代的文学脉络。暖场中《楚辞》的吟诵，是对文学源头的回望；中篇里市井故事的演绎，是对当下生活的记录；下篇中新时代表作的展示，是对未来文学的期许。这种时间上的延伸，让观众清晰地看到文学如何“延续着中华文明的血脉，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特质”。当青年

创作者站在老一辈作家的肩膀上，为长江写下新的诗篇，观众感受到的不仅是一场活动的精彩，更是文学“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这种时间维度的构建，对照了“文学如何绵延流传”的命题——它既需要对传统的敬畏，也需要对时代的回应，更需要对未来的开拓。

这个立体空间是广度上的扩展。它以湖北为原点，辐射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来自长江流域13个省（区、市）的作品，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学气息；“笔尖上的湖北”征文活动吸引全国创作者参与，让荆楚故事获得了普遍的意义；而舞台上的故事，从西南边境的小镇到湖北的巴东，从都市的职场到乡村的田野，展现了长江流域生活的多样图景。这种空间上的拓展，让长江文学不再是地域的局限，而是具有全国意义的精神符号。

这个立体空间是精神上的掘进。“湖北文学之夜”展示文学的美，更追问文学的真与善。它通过角色的命运，探讨“乡愁”“女性成长”等社会议题；通过现实的书写，回应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等时代命题；通过传承的叙事，思考文学的使命与价值。这种精神上的开掘，让文学活动超越了娱乐与传播的层面，进入了思想启蒙的境界。当观众为姚瑶的命运叹息，为徐远宁的选择思考，他们实际上是在通过文学反思生活、观照自我。这种精神上的触动，正是文学“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具体体现，也是文学活动“不辜负文学”的终极证明。

支撑这个立体空间的，是多元的叙事体系。它打破了单一的“精英叙事”，构建起精英与大众、专业与业余、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叙事格局。文学巨匠的经典作品是“高峰”，青年爱好者的习作是“溪流”，两者共同汇成长江文学的洪流；专业作家的深度书写与普通大众的真情表达，都在这个舞台上获得尊重；传统的诗词朗诵与现代的音诗画演绎，都在

服务于文学的核心。这种多元体系的构建，应答了“谁来写文学”“写出怎样的文学”的命题——文学应该是所有人的精神家园；优秀的文学作品，既可以是鸿篇巨制，也可以是短小篇章，关键在于是否有真诚的情感与深刻的思考。

这个立体空间与多元体系最终产生的，是“微光远照”的文学效果。它或许不能立刻催生伟大的作品，但能激发更多人对文学的热爱；它或许不能彻底改变文学的生态，但能为文学活动提供新的范式；它或许不能让每个人都成为作家，但能让每个人都感受到文学的力量。当观众走出礼堂，脑海中还回荡着长江的涛声与文学的诗句，心中还留存着角色的命运与人性的光辉，文学活动的使命便已完成。

2025年“湖北文学之夜”落幕了，但它留下的关于文学活动本质的深刻思考还在延续。从屈原行吟泽畔到当代文学之夜，长江与文学的故事已经延续千年。“湖北文学之夜”实质上是这个古老故事的续篇，它以“不辜负文学”为初心，以文学思维为内核，以舞台创新为载体，以多元形态为羽翼，成功构建起立体的表达空间与多元的叙事体系，为新时代文学活动的发展探索了全新的路径。这再次证明，文学活动不必困于传统的桎梏，也不必脱离文学的内核，更不必局限于小众的圈层，完全可以通过创新的形式获得青春的活力，通过多元的表达拓展传播的边界，通过沉浸式的体验走进大众的生活。

这，正是“湖北文学之夜”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启示。而在这条“为人民书写、为时代放歌”的道路上，更多承载不辜负文学初心的文学活动，一定能让文学的光芒照亮民族复兴的征程，让长江的涛声与文学的吟唱永远回荡在历史的长河中。

宝塔大道焕新颜

■ 陈训金

长江万里，千古奔流。大美黄州，此心安处。

这座城，因东坡而名扬四海，因文脉而风华不减。城中有条路，自十字街绵延至长江老渡口，长约五公里，名曰宝塔大道。道旁有宝塔公园，如明珠镶嵌于城中。园中青云塔擎天而立，塔顶那株古朴树，四季苍郁，犹如时光凝成的老者，惯看秋月春风，也见证着这条路的岁月沧桑。

宝塔大道何时形成、因何得名？虽未细考，想必与青云塔渊源深深。

自1977年高考重启，我踏入黄冈师院，便与黄州结下不解之缘。读书、工作、生活，转眼忽近五十载。而我的家就在宝塔大道之旁。这条路，早成我生命中的一条脉络。晨起散步，可看朝晖沐浴路面；暮色归来，可听风吹朴树，飒飒细语。它不只是一条通衢，更似一卷摊开的城志，每块砖石，蕴藏着时光的印记；每盏街灯，照亮着行人的归途。走在道上，可听见历史与今朝对话，可触到烟火人间里跃动的文化脉搏。

在沿江大道未通之前，宝塔大道是连接江南江北的唯一要道，亦是黄州门面的缩影。其变迁，刻录着这座城的成长轨迹。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因行政区划几经调整，道路一度陷入“两相争、两不管”的困局。年久失修，路面破损，坑洼处处。晴日尘土飞扬，雨天泥泞四溅，行人百姓，多有苦言。

记得有年冬天凌晨4点左右，我骑自行车去码头接从蕲州搭“汉九班”回黄州的弟弟妹妹，路灯昏弱，路面不清，一不小心，连人带车跌在路面水凼里，衣服全湿，左腿划出一道深深的口子，鲜血混着泥水直流。刺骨的寒意瞬间浸透全身。我忍着剧痛挣扎起身，推着那辆老旧自行车，一瘸一拐前行，望着昏暗路灯下泥泞不堪的道路，心中满是无奈与酸楚。

转机始于黄冈撤地建市。市、区两级政府着力推进城市建设，宝塔大道历经数次修缮，面貌渐改。然随时代发展，其承载能力已显不足，系统改造势在必行。

2025年初，宝塔大道升级工程正式启动。消息传开，民心振奋。拓宽路面、铺设综合管网、增植文化景观带……每一项皆呼应民声。施工昼夜兼程，机械声中，旧貌悄然褪去。

而今路面拓宽为双向六车道，重新铺设沥青，平整宽阔，交通标线清晰醒目，行车如驰于镜面之上。两侧绿树成荫，东坡诗韵镌刻在每一处休憩角落。路灯以“明月几时有”为序编号，地砖暗嵌《赤壁赋》金句，连井盖都拓印着墨竹遗风。一条路，不仅通达四方，更将千年文脉铺展足下。昔日跌倒处，今已立起一座“东坡归心”雕塑，见证着城市从窘迫到从容的转身。

宝塔大道的每一次变迁，镌刻着城市发展的年轮。路灯如闪亮星辰，

点亮夜行之路。清晨与暮色，行人驻足于雕塑前凝望，孩童在诗文地砖上蹦跳识字，老者扶杖于树荫下讲述往昔故事，青年情侣牵手漫步于光影之间。这条浸润文脉的道路，不仅承载



着通行的功能，更成为城市精神的象征。每当夜幕降临，灯光映照出东坡诗句，仿佛时光倒流，千年风雅在此苏醒。一座城市的蜕变，藏在这条路的每寸肌理之中。

而《苏堤春晓》的创排，恰如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将东坡精神与现代戏剧语汇交织，以舞台为舟，渡历史之河。剧中竹影摇曳、水墨晕染的视觉体系，呼应着宝塔大道诗文铺陈，共同构建出写意空间。演员在虚实间穿梭，念白如行云流水，将仕途沉浮与民生情怀熔铸成时代回响。当剧中人吟出“一蓑烟雨任平生”，恰似今日路人踏过镌刻此句的地砖，古今情感在此刻共振。戏剧与城市，皆以文化为根脉，于传承中创新，在守正中破局，共同书写新时代的东方气韵。当《苏堤春晓》谢幕的掌声响起，宝塔大道上的灯光正映照着晚归的行人。

升级后道路宽阔平整，两旁绿化带四季常青，花木错落，点缀着休憩亭台。行人步其间，感受着城市呼吸的节奏。沿路智慧灯杆集成信息发布与环境监测功能，悄悄服务着往来市民。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以透水材料分隔铺设，雨天不积水，晚间微光导引。每逢节假日，文化志愿

者立于景观节点诵读东坡诗句，诵声随风飘荡。孩子们围坐石凳临摹碑刻，笔尖流淌着千年文脉的稚拙传承。一位老者轻抚雕塑基座的铭文，喃喃念出“此心安处是吾乡”，恰与远处戏台传来的唱腔遥相呼应。灯光渐次晕开，如薄雾漫过《赤壁赋》的行草轨迹，将行人脚步轻轻纳入历史长河。城市在静默中诉说，每块砖石，都是文化与故事的注脚；每次驻足，皆成心灵和精神的归程。

这条曾承载无数人出行希望的大道，升级后焕然一新。青云塔影，屹于晨光中缓缓移动，仿佛时间手指拨动着城市的琴弦。东坡文化景观节点相继落成，雕像、诗词景墙、篆刻小品，错落分布，仿佛苏子笔墨洒落人间。

试灯之夜，黄州月华与灯火交融，全路流成一条光河，恰似一幅鲜活的画卷。仿佛千年文脉，此刻轻轻醒转。

江声依旧，大道向前。黄州，正以一条路的变迁，书写着新时代里文化的温度、城市的呼吸，与每一位此心安处者的深厚情谊。



又见“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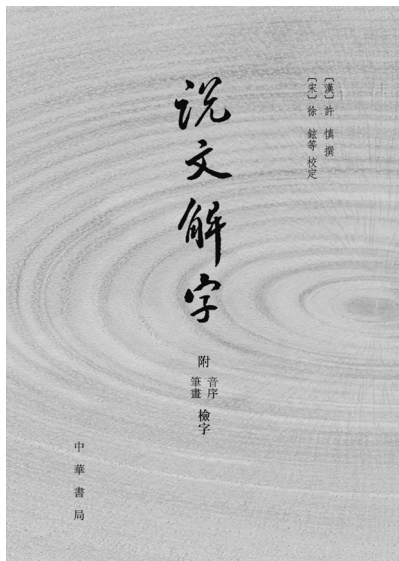
■ 陆令寿

于文学而言，我本是半路涉足的行者，不敢与科班出身的专业者相较，却始终视文字为生命的副本——但凡得闲、心有所感，便提笔书写，从未荒疏。与《人民日报》的缘分，始于2009年故乡金坛华罗庚纪念馆的那一场我的散文集《换一种活法》首发式，偶遇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王必胜，由此结下了笔墨情缘。那些年，《沔阳之沔》在读者中激起的涟漪至今难忘，尤其是海内外“沔骨佬”乡亲们的跟帖，字里行间都是对故土的深情；《十碗头》有幸入选人民日报2013年散文精选，更让我坚信文字能搭建起心灵的桥梁。

2015年之后，我的文字便暂别了这片沃土。追根溯源，是自己未能跟上副刊精进的步伐，作品水准未达刊用标准。曾有两篇习作因部分片段已公开发表，与“首发原创”的要求失之交臂，这疏失让我更明白严谨的分量。但我从未停笔，十年间笔耕不辍，投稿未歇。当《乡贤乡韵》最终见报时，真如“十年磨一剑”，其间编辑周舒艺老师的心血尤为

珍贵。

她最初的来信谦逊而认真：“段玉裁与金坛这个话题有意思，也很值得写写。”随后的四问如精准的指针，直指文章的核心：金坛话的二分野与《说文解字》的关联、段玉裁家族使用的方言特质、“喉吞”等词汇的书证渊源，以及方言土语与学术考证的边界。这些问题让我意识到，这不仅是一篇散文的创作，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学术对话。



我当即查阅相关资料，郑重回复：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之所以被学术界推崇，不仅因其精湛创见，更因先生常以母语金坛方言佐证古语。从其外孙龚自珍《金坛方言小记》的记载可知，段氏一家说的是属于吴方言的老金坛话。这种方言证古语的智慧，在读音与词汇中皆有体现。

譬如“霏”字，《说文解字注》释为“雨濡革也”，段注特别注明“今俗语若朴”。如今金坛人仍称皮革受潮虚起为“朴起来”，连豆腐在汤中煮得膨胀松软，也说“烧得朴”，这活生生的语言化石，正是古汉语在民间的延续。“喉吞”一词更妙，《说文解字》释“吞”为“咽也”，段注点明“俗云‘喉吞’是也”，而金坛人至今把咽喉称为“喉吞”，恨极时说“恨不得咬他的喉吞”，粗话里竟藏着千年文脉。最让我亲切的是“垝头”，段注说“一亩土谓之垝”，“今俚俗云‘垝头’是也”，这用锹取来的方整土块，既可垒墙又能垫猪圈沤肥，都是我童年干过的农活，原来

这些日常劳作早已被文字巨匠郑重载入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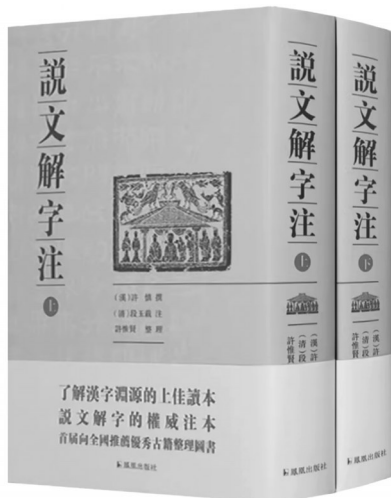
我们金坛土话里藏着的古汉语密码还有许多。“绑身”指棉袄，想来远古先民把棉花绑在身上御寒，这称呼便穿越千年；“没脚蟹”形容忠厚无能者，生动得让人失笑又心疼；“过日脚”的生活、“活生”的詈语、“做生活”的劳作，这些挂在嘴边的话，想来讲老金坛话的段玉裁先生定然听得懂。

我特意补充了方言演变的往事：今年是段玉裁逝世195周年，他身后三十年，太平天国战火掠过金坛，十万人的城池仅余三万幸存者。随后江北移民带来的北方方言，与残存的吴语交融，才形成如今金坛话的二分野。而段玉裁在世时，金坛只有一种乡音，他用母语注《说文》，自然顺理成章。

周老师的回复带着暖意：“稿子编辑好会传领导审，流程多请稍等。”次日传来“上版”的消息，让我悬着的心稍安。她核实原创性时，我笃定回应“百分之百首投原创”，那是吸取教训后的郑重承诺。随后核对

“吞”“垝”的出处时，我特意拍下《说文解字注》的出处传去；确认“垝头”的方言属性时，我告诉她“上了年纪的金坛人都懂”。

二十天的等待如十月怀胎，当我试探询问时，“后天见报”四个字让我既惊又喜。见报前夜十点，周老师来电核实“札记”用法——段玉裁初见戴震时递上的问安文书，是否可用“札记”称之？我引



据清代文人习惯，说明札记可指陈情问安的短文，她才放心。她特意告知：“每篇稿子都要过五关斩六将，哪怕名家亦不例外。”让我深深体会到“中国第一报”的严苛与谨慎。

见报的《乡贤乡韵》已从两千字精编为一千四百余字。原稿标题“段玉裁‘说文’里的乡韵”改为四字，更显凝练；太平天国兵火的记述改为“清朝末年，江北移民带来的乡音与本地吴语酿出两种声腔”，言简意赅又回避了敏感。那些被精心打磨的文字，如同段玉裁注释的古字，既有学术的严谨，又有乡音的温度。

这篇小文的诞生，恰似一场跨越百年的对话——我用笔下的乡音，接通了段玉裁注《说文》时的笔墨，而《人民日报》的版面，则让这份文化血脉有了更广阔的传承空间。每个方言词汇都是流动的文物，每篇文字都是活着的历史，能参与其中，何其幸哉。

时隔多年再见《人民日报》的版面，望着自己的文字与段玉裁的文脉在纸上重逢，忽然懂得：这份“又见”，不仅是个人笔墨的回归，更是文化血脉在字里行间的延续。



花朝故事

■ 魏晓霞

我是在举水河畔长大的孩子，四岁那年，才离开老家团风县王家坊乡，被父亲接回黄州。都说四岁前的记忆是模糊断层的，可我脑海里依旧清晰保留了幼年在老家的所有记忆。

记得冬天屋檐下透明的冰柱，记得藏在褐色土坛里的苕果，记得房梁下唤醒春日的新燕啼声，记得狗脚在牙齿上咬的嘎嘣脆的感觉，记得和村里的小孩一起躺在高高的草垛上晒太阳的快乐。还有帮婆婆用草拐棍扭草把子的情景，想来后来上小学时，热衷于甩跳绳，那是我对四岁前那段单纯快乐的时光，简单重复地温习吧。

那时，我总是远远望着村口那个梳着两个羊角辫的哑巴女孩，她智力永远停留在五岁，日复一日在那儿转悠着。在这么多如潮水的记忆中，始终留有一种缺憾，幼年的我没能坐上摆渡的小船，渡过举水河，上河岸对面的新洲辛冲，赶上老家人都喜欢的传统节日——旧街花朝节。

听父亲说，祖上原是新洲双柳的，因一场大水，迁居到王家坊。新

洲和王家坊仅隔了一条举水河。听长辈们说，新农村方向的举水河上曾有一座很老旧的石桥，过了桥，就是新洲的辛冲镇，离旧街也不远了。当时老家人在农历二月间都是过桥去旧街赶集，这赶集，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二月花朝节，相传是百花花神过节的盛日。据考证，旧街的花朝节已传承了八百多年，是鄂东最大的赶集盛会，集市里交易各种农副产品、生产工具、衣物和糖果……生活劳作所需，应有尽有。花朝是春的启示，承载了老家人对生活最美好、质朴的情感和追求，还有对春天馈赠于平凡日子里，带来盼头和希望的感恩之情吧。

小时候过年，就听到老家人念叨，等过了正月十五，就盼望着赶花朝了。赶完花朝集市，他们还会对赶集的情景津津乐道，经常坐在大门口，边晒太阳边说着闲话：“这个蜂花的洗发精是在旧街花朝节买的，比皂角熬的水好用。”“这针线盒里的颜色真齐全，只是红色再多点就好了。”诸如此类的言语，若是一件物品经久耐用，便能一直念叨到明年的花朝。这些物件真有福气，被老家人一直放在心尖上记挂着。在经济和物质都不甚富裕的年代，老家人是知足惜福的。

老家人还说1969年汛期，那座老旧的石桥被洪水冲断，于是在我脑海中，便没有关于石桥的记忆，这也是我没有去旧街过花朝节的主因吧。此后，每年农历二月，老家人想从王家坊到河对面过花朝节，就得到渡口坐上仅容七八个人的小船摆渡过河，过了河，便融入从四面八方涌向旧街赶大集的人流中。那场面，在当时是第一等的盛日盛景盛事。当时我人小，没有人愿意带我坐船去过花朝节，说是赶花朝节的人很多，怕我被人潮挤丢了，被贩小孩的捡去卖了。在我留在老家的最后一个农历二月里，彼时我还不知道再过小半年，父亲就要接我回黄州了。婆婆托人带我坐船去旧街玩耍一下，临行时一再叮嘱我，要放机灵点，把大人

的手抓紧点，别光顾着玩，别被抓小孩的人捡去卖了。我兴奋地点头，心里盘算着婆婆给我的毛票，可以买到几根甘蔗，或是几个红绿相间的辣椒糖，要是有夹在头上的粉红小梳夹，甘蔗和辣椒糖便都不要了。

牵着好心的愿意带我去旧街大人的手，早已把婆婆的话忘到九霄云外了，只是用当时我那贫乏的脑袋去想象各种各样的新奇玩意。到了泊船的渡口，一只两头尖尖的小船，在清清的河水里一漾一漾地漂着。跨上船，船上的人坐圆了，船舷几乎和河水齐平。船上人一动，船就两边晃几晃，当河水快要漫入时，船又晃向相反的方向。望着在阳光下闪着银光的河水，似乎要侵入小船内，冰冷的水就要将我淹没。我忽然哇哇大哭，叫嚷着：“我不去了，我要下船！”带着我的村里人好声地对我说着话，问我怎么了，我只是抽抽搭搭地说要上岸回家找婆婆，并且一直喊叫。无奈，撑船人将竹篙在水中一点，船又回到岸边。就这样，我被人送回了家。婆婆看着哭得如同抹胡子（团风方言，意思是脸上白一道、黑一道）的我，问我为什么不去，我只是回答说怕被坏人捡去卖掉，就再也看不到婆婆了。

时间慢慢地过着。同年八月，我被父亲接回了黄州。此后虽也会回老家，却难以逢到花朝节的时日。初二时，最疼爱我的婆婆离世，除了清明节，我很少再回到老家。花朝节，就如同她美丽的名字，成为我脑海里固执的念想，一个不时会碰触一下内心的遗憾。初中语文课本里有鲁迅先生写的《社戏》，看到文中写社戏的场景，我不禁怀想：花朝节不是也如同社戏里描写的那般有趣，让人难以忘记。每每想起，便有了更多的憾意，时光终究把幼年抛弃了，连带着那些埋藏在心里，却回不去的记忆。

农历二月悄然而至，花朝节又要来了，因为很少记农历时间，我并

未意识到。周日上午，好友突然来电话，说马上出发去旧街过花朝，催促我快快出门，正在家里为花苗拌土的我马上丢下花铲，拿上自拍杆飞奔至小区门口。

好友说根据导航提醒目前旧街周边很拥堵，到时可能会弃车走路去集市。果不其然，距离旧街仅两公里时，我们便弃车步行。一路上皆是我小时听惯的乡音，虽说新洲是武汉的辖区，可在1983年前，新洲是隶属黄冈地区的。记忆中老家人和新洲大埠街、辛冲、旧街等往来密切，口音相近，结婚亲的也很多。听父亲说，新洲原来也有很多亲戚，大多散居在阳逻、大埠、辛冲、旧街、双柳等地，这就印证了一句俗语“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了”。到我们这一代，几乎都断了联系。随着父亲的离世，那些往事也许就此尘封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

距离旧街集市还有一公里多，隔着老远就能听到从集市里传来的鼎沸人声。我虽不是“老马”，但循着声音，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我居然带着朋友越过油菜花夹道的田间小路、走过一条小石桥、穿过一个村庄，来到人潮汹涌的旧街花朝节集市。集市，其实是一条很长的马路，绵延十里，两边都望不到头，主路还有小岔路通向村舍。四邻八乡的乡亲和一些瞅准商机的生意人在路两边搭建一些临时摊子，卖些自产自销的东西和批发来的生活用品。

跟随人潮，记忆一瞬间复活了，目之所及，皆是我熟悉的、曾见过用过的物品，还有小时候常吃的零食糖果，一度我以为这些老物件早已被时代的洪流抛弃。量米的米升，让我脑海里浮现出婆婆用米升在米缸里量米的情景，多少米就在锅里下多少水，水多了米汤不浓，煮锅巴粥不好吃，水少了米会煮夹生，吃到夹生饭在老家是一件不顺畅的事情；捶衣的棒槌，又让我忆起晨间老家村前小塘、屋后小河，村里人将衣服

铺在石板上，用棒槌大力捶打衣服，那一声赶一声的捶衣声，久久在上湾下湾飘荡；厚实笨拙，漆了清漆的实木桌子，是老家人家中必有的家什，放在方正的堂屋里，桌子上方的墙壁必会悬挂着镇宅的中堂画，过年吃年夜饭时才会挪到堂屋正中间。

我流连在卖吃食的摊位前，狗脚、米果、苕果、米泡、克马酥（音同）、三合粉……老家人管这些都叫杂食儿，一般储存在土瓦罐中。大人说小孩子不能多吃，吃多了会不爱吃饭。小时候的我喜欢将这些杂食儿放在荷包里，和村里的小孩子边玩边吃，吃完了再去瓦罐里拿。摊主是位五十来岁的大姐，热情地递给我一个小碗和夹子，说是自己家做的，让我尝下。我用夹子夹了一小块克马酥，又吃了一块米果，不错，是小时候的味道，咸甜香脆，还有一点粘牙。三合粉可以干吃和泡水吃，我最喜欢用三合粉拌红糖吃，吃完一碗便感觉心满意足，现在才知道这种高碳杂食儿是快乐的泉源。但干吃三合粉，最忌说话，小时的我曾一边用手撮着三合粉往嘴里送，一边和婆婆说话，一不小心，便会喷婆婆一脸粉子，恼得婆婆要到灶屋里找草把子。至于狗脚，名气一直在外，现在身边还会有人会提起。将面粉用碱和好，做成梅花状，烘焙好后是黄亮敦实，形似小狗的爪子，故而得名。现在的我不敢再尝试了，感觉牙齿已咬不动这么有嚼劲的杂食儿，小孩子用来磨牙却是甚好。思及这层，不禁感慨再过数年，不光牙齿咬不动，头发也会花白，而老家的乡土、乡音、乡情，还在那里，随时等待我去亲近，去回望。

我夹了一些喜欢吃的杂食，过秤一共是27.6元，大姐说抹去零头，给个整数27，想到刚试吃了不少，就扫了30元过去，大姐忙摆手，硬是往袋里又装了两块克马酥。

我们继续随着人流向前走，沿路有摇新蜜的、有卖果树花卉的、卖

小鸡小鸭的……还有用柴火现熬的锅巴粥，大家排着长队只为尝一口地道的锅巴粥。卖韭菜馅大包面的摊位也是聚满了吃客，那外形大气的包面瞬间也勾起了我的记忆，老家人也是喜欢用大个头的包面招呼客人。配大包面的小菜是炸花生米、酸豇豆和脆萝卜条。点上一碗大锅大灶下的包面，让这几种味道在舌尖上共舞，我仿佛又回到幼年时帮婆婆往灶里添草把子的情景，那红红旺旺的柴火烧着，烤热了我的脸，靠在灶沿边的红薯和糍粑也会发出滋滋的声音和浓郁的香味。往事如风，好好珍藏吧，这些可供回味的记忆。

集市上的哪吒面具、各种卡通挂件、时新的衣物饰品、甜筒冰激凌、烤串、臭豆腐……瞬间把思绪拉回当下。旧街的生意人也是与时俱进，旧的情怀不会割舍，新的潮流也安排得满满当当。还有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红戴绿的骆驼，在集市里慢悠悠地行走着，它那大大、温柔的眼眸吸引着孩子爬上驼身，与它合影。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吃，用心感受着久违的民风民情，幼年时的缺憾，在此刻变得快乐而圆满。不觉已至下午五点，赶集的人们还在不断涌向大路的两头，可我们必须返程了。乡土的风从车窗里吹进来，金黄的油菜花香弥漫开来，我戴上在集市上买的超清眼镜，透过镜片，我仿佛看见那个抽泣着离开渡船的小女孩，正隔着四十年的时光与我对望。此刻我终于了然，我一直用下半生的时光，等候一个场景，那原是生命的一个渡口，等着我遇见从前的自己。

恍惚中，我也忆起村头那个扎着羊角辫，不会说话的小女孩，那时我们总是远远地互相望着，此时，我突然很想对幼年时的她说点什么：“你有渡河到旧街过花朝节吗？”

■10月1日下午，松滋市作家协会在澧水汽车露营基地举办“歌唱祖国，诗咏澧水”大型主题诗会。

■10月4日，赤壁市作协在中伙铺镇董家岭村娘娘山庄举办赤壁乡土文学作品吟诵会。

■10月8日，襄阳市文学院在襄城区图书馆举办席星荃散文创作讲座。

■10月8日，汉川市作协组织会员赴马口镇、南河乡、杨林沟镇、新堰镇等革命教育基地开展“弘扬三大精神，奋进支点建设”主题红色采风。

■10月10日，黄石港区文联、区作协等在沈家营街道南岳社区举办社区题材研讨会暨首期“生态大江有约”创作论坛。

■10月11日，“中国作家黄石文化论坛”磁湖诗歌讲座在市政协机关、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举行，《诗刊》副主编霍俊明、省作协副主席张执浩等专家围绕“当代诗歌与城市文化”开展专题交流。

■10月11日，武穴市作协举行《武穴作家文库》首发式暨第五届作协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10月12日，武汉市作协副主席喻之之小说集《四月的牙齿》研讨会在江汉大学举行。

■10月12日，宜昌江豚诗社在屈原书城举办原创儿歌《写诗四句诀》发布会。

■10月12日，赤壁市文联、黄石港区文联等在黄盖湖畔黄盖咀村举行黄盖湖流域作家群首期生态“大湖有约”创作研讨暨《万物同家》分享会。

■10月12日，孝感市文联、市作协在孝感举办万雁中短篇小说集《她在镜子里》研讨会暨小说创作座谈会。

■10月18日，十堰市作协在竹山县一中举行“笔润竹山·文承庸风”秋季文学创作培训活动，省市文学名家走进校园授课。

■10月19日，黄石港区文联、区作协等在浠水县巴河镇开展“与时代同行 创新有你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

■10月19日，孝南区作协举办梅让诗集《半顷稻歌》首场签售暨创作座谈会。

■10月24日，仙桃市文联、作协一行在郑场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文学采风。

■10月24日至26日，钟祥市作协在客店镇葛文化风情园举办2025《莫愁湖》金秋改稿会。

■10月24日至26日，“鄂军小说野战排”12位作家齐聚荆州开展交流采风活动。

■10月25日，襄阳市图书馆与襄阳市文学院在603城市书房举办“韩平子读者见面会”。

■10月25日，黄冈市作协在遗爱湖书城举办“东坡遗爱诗意黄冈”金秋诗会。

■10月25日，荆州市作协在荆州区金家窑·驿举办“养知读书会”第十场主题分享活动，研讨马南小说集《冰裂纹笔记》。

■10月25日，武穴市作协组织会员赴安徽铜陵开展秋游采风。

■10月25日，公安县作协在章田寺乡开展“走进乡村·田野调查”采风，走进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展馆等地。

■10月28日，老河口市委宣传部等指导举办“一滴酒里的科学与非遗”公益课堂活动。

■10月29日，荆州区作协召开第三届会员大会，修订章程并选举新一届领导班子。

■10月29日，孝感市作协主席方东明一行走访慰问名誉主席刘碧峰。

■10月29日，孝感市作协走进云梦宏哲学校举办《宏哲大讲堂精粹》新书首发仪式并开展校园文学交流。

■10月30日下午，鄂州市作协在新华书店举办“书香华容·文脉相承”本土作家司晓作品《生命为证》分享会。

■10月30日，应城市作协在新华书店举办“让文学温暖人心——陈喜华新书《闲来无事》创作座谈会”。

■11月1日，浠水县作协组织会员走进白莲河国家湿地公园采风。

■11月1日，“朱桥牡丹杯”文学作品征文大赛颁奖仪式暨创作座谈会在安陆市朱桥村举行。

■11月1日，2025第三届成都国际文学周开幕式暨第十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颁奖仪式在成都崇州罨画池举行，十堰籍作家林檎以《张黑女》获短篇小说奖。

■11月2日上午，作家伍剑作品《西大街》朗诵会在武汉卓尔书店举行。

■11月2日，孝感致远读书会与汉川心流读书会在汉川市马口镇举办“书香赋能乡村，阅读点亮生活”主题读书交流活动。

■11月2日，“云间雅话”文学对谈在云梦“诗书里”举行，围绕万雁《她在镜子里》展开交流。

■11月5日晚，成都国际文学周期间举行相关开幕及颁奖活动（林檎获奖已如前）。

■11月7日，由防城港市作协、黄石港区文联、区作协联合举办的周承强生态诗集《万物同家》分享会在广西防城港市龙德大酒店举行。

■11月8日上午，“点石成金”黄石文学艺术季重要活动——陈应松“写作的十个问题”文学讲座在黄石市图书馆举办。

■11月8日，第三届“大别山上红旗飘”主题传播暨湖北知名作家大悟行

活动在大悟县启动，作家团走访红色旧址和生态景区。

■11月9日，宜昌儿童文学作家九九在屈原书城为江豚诗社小社员举办“故土·万物·与光同在”阅读写作公益讲座。

■11月12日上午，黄冈黄州区作协赴陈策楼镇张新湾村走访慰问重病作者张俊杰并指导其自传体作品修改。

■11月13日，“一起重读毛泽东经典著作”征文活动颁奖仪式在湖北银行荆州分行举行。

■11月13日，江陵县作协组织会员走进三湖管理区开展调研采风并举办基层写作培训讲座。

■11月13日至14日，中国微型小说创作基地（湖北孝感）工作汇报会、创作座谈会及“新时代中国故事大讲堂”文学公益活动在云梦宏哲学校举行。

■11月14日，孝昌县作协与潯川读书会在花园镇联合开展“奋进新花园”主题采风，考察“三河六岸”治理和产业发展。

■11月14日，《化学许国 一生坚守——唐崇礼传》改稿会在赤壁市文联会议室举行。

■11月15日，老河口市作协在光化艺术社区音乐厅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

■11月15日，保康县作协组织作家赴过渡湾镇蜡梅谷开展“临峰鉴秋色·幽谷寻梅香”文学采风志愿服务。

■11月15日，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辛晓娟在安陆李白文化旅游节期间作“类型小说创作”专题讲座。

■11月17日，天门市作协联合人社局开展“贯彻全会精神·书写人社担当”人社采风活动。

■11月18日，潜江市诗歌创作专题培训在市文艺之家举行，张执浩、荣

光启授课。

■11月21日，团风县作协、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县图书馆联合主办的《团风古树名木》分享座谈会在团风县图书馆举行。

■11月22日，由咸宁市作协主办的2025年度重点作者小说创作培训班在湖北科技学院举行。

■11月22日，恩施州作协组织会员走进恩施市芭蕉侗族乡开展“讲好茶故事，弘扬茶文化”主题采风。

■11月23日，“聂山红杯”文学作品征文大赛颁奖仪式在应城聂山红文学创作基地举行。

■11月24日上午，黄州区作协在陈策楼镇程德岗村启动“作家走基层‘三红’大家行”文学采风活动，深入挖掘本土红色文化资源。

■11月27日至28日，全国文学志愿服务联席会议专题培训班在山东潍坊举办，谷城县作协在会上交流“我为乡村写诗歌”文学志愿服务经验。

■11月28日，蕙兰文学社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座谈会暨换届选举大会在麻城市盐田河镇举行。

■11月28日，郧阳区校园文学高质量发展暨《未来作家·好少年》创刊五年文学沙龙在郧阳区一中举行。

■11月28日，“山雀声里忆庆年——诗人饶庆年逝世3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赤壁市蒲纺2348展览馆举行。

■11月29日至30日，黄盖湖孟子湖文化发展联盟启动仪式暨周承强诗集《万物同家》分享会在山东济宁举行。

■11月30日，襄阳市“水镜·东方明珠杯”中小学生作文大赛颁奖典礼在南漳县徐庶学校举行。

■11月30日，梅让诗集《半顷稻歌》作品研讨会暨“诗赞朱湖”采风创

作活动在孝南区朱湖举行。

■11月30日，荆州市作协与荆州市民宿协会在金家窑驿签署“荆风楚韵·文宿共生”文旅融合行动协议。

■11月30日，武穴北灌区新建扩建工程文艺创作宣传动员会暨采风活动在武穴北灌区项目部启动。

■11月30日，荆州市作协“养知读书会”第11场活动在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举行，研讨赵照川长篇小说《江汉谣歌》。

■12月3日，黄石市作协在澄月岛“书香政协·磁湖书吧”举办燕子飞诗歌分享会。

■12月3日，团风县作协在团风中学举办“团风历史文化巡礼”专题分享会。

■12月5日，郭良原《三弄斋诗词》研讨会在天门市文联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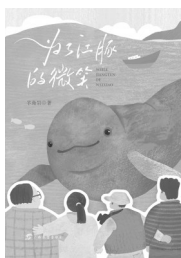
■12月6日，竹溪县作协组织作家赴“沃思”企业开展“探秘生命之源”主题采风活动。

■12月7日，襄阳市樊城区作协联合民进樊城总支在太平店镇朱坡村开展“送医、送药、送温暖”慰问活动。

■12月7日，台湾文化艺术界湖北交流参访团一行到访枣阳，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12月14日，荆州市作协“养知读书会”第12场活动在淦水汽车露营地举行，研讨钟新华中篇小说《看着我的眼睛》。

湖北作家



羊角岩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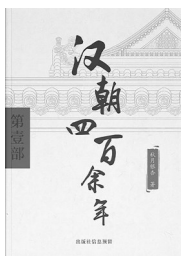
蒋经韬 / 著



邓小 / 著



袁灿 / 著



秋月银杏 / 著



刘敬堂 / 著
史在新 / 著



余凤兰 / 著



陈建成 / 著



山川 / 著



熊向阳 / 著



陈孝云 / 著



杨世运 / 著



万雁 / 著



胡广 / 著



九九 / 著



胡桂林 / 著